序
記
跋
祭文

雜著

陶谷集 十三

へ16
2394
13

和
2394
16-13

陶谷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序
贊筆錄序
樗隱逸稿序
耐齋集序
洛西集序
沂川集序
龍仁李氏族譜序
保晚堂集序
四留齋集序

剛補者老所題名錄序
順菴集序
記
遊金剛山記
伊川諸勝遊覽記

陶谷集卷之二十五

序

簪筆錄序

余以不才蚤歲釋褐登朝卽選入史局昵侍前席者殆二年有奇　厦壇延訪之地言議錯出記載最難以余鈍拙固不能無遺落謬誤之患而珥筆周旋於咫尺　香案之前其爲榮遇則誠大矣史官例持小冊子入侍以便記事余自檢閱再轉至奉教長滯禁直此冊亦積至一百五十餘卷之多而置之篋笥不復整理逮昨年西竄家裏文籍一皆放下唯以數卷

書帙蔵弃小筒以來來後披見則此冊亦在其中盖
蒼黄中誤爲收入而然也服舍幽寂無所事事仍復
略加編次裒成四卷而　榻前記言隨發即書急遽
之頃例多徑省諸臣奏事辭或重複而亦不暇刊正
仍以書之者多年久之後頗有未瑩難曉者再三推
究語脉粗成辭理且曾見奇高峰論思錄只以常言
俚語一隨所奏不事修潤殆若與其人聯席而聽其
言猶可見中古尚質之意此誠爲善記注者今輒一
依其例文字之俚俗有不能避焉後之人見此亦可
概當日　君臣間俞咈之大致矣嗚呼余世臣也立
朝三十年厚蒙我　肅考陶鎔之恩一毛一髮無非
聖澤之攸暨追思前日密邇於　威顔怳然若隔晨
事今龍胡莫攀　弓劒已遠而世故推遷滄桑遽如
許矣孤囚絕域撫玩此卷雖欲更見如此時節又安
可得耶遂技涕而書之耆　聖考賓天之四載癸卯
五月哉生明纍臣李宜顯書于雲陽之素行窩

墜隱逸稿序

盖當麗氏之季權臣李仁任議迎北元使以背貳
皇明圃隱鄭先生與朴公尚衷力爭其不可墜隱田
公率諫官李詹等抗章請誅仁任遂與朴公同被淫

刑以攸由是義理滅絕喬木摧殘而麗氏忽焉弗祀嗚呼覽茲行事變亦備矣後之君子其必有累欷於斯焉夫華夷逆順之辨春秋之大義也斯義也如日月之麗天夫人能知之然而降及衰末人多爲私欲所汨其能維持闡明以光世道者絕未有聞苟或有直犯虓怒之勢確然守正以扶彝則於國命將傾之會者其爲忠又曷可少哉如圃翁尚矣所就有大焉固不可以一事而盖之公與朴公其亦可謂衆流之砥柱昏衢之炯燭也歟雖然朴公則朝廷既加追褒遺文又已印布而獨公事迹汔茲沉泯無有表章之者寂寥篇什未免零落於蠹簡中身後顯晦之不同乃如是可慨也已今其遠裔攟拾散亡之餘附以諸公贊述將付剞劂而請序於余曰以子爲圃翁彌甥也余正容謝曰不佞何敢當茲役第嘗紬閱勝國史約略見公事心知公與圃翁同志欽仰誦服久矣顧何可無一言況今日世界至於斯極視公時又加遠矣遡悒風烈益有所感遂書此以歸之公諱祿生字孟耕潭陽人登第官至門下評理公有弟祖生號耕隱圃翁作記夢詩有大材扶明堂之語孫漢老以孝行卓絕棹楔門閭十世孫有秋號松潭有儒行今並

綴其逸蹟短韻於編末亦可以見公友于挺拔無愧陳家二方而忠義之報徵之子孫者愈久不爽如此云

耐齋集序

余嘗考觀歷代紀蹟其以文行著稱者大率多窮而少達懷奇抱義坎壈不偶徒使後人挹餘馥而興嗟嗚呼才命之相仇乃如是耶苟或有遭罹不幸志闕於危途身困於蓬蒿憂佗傺以沒其世而獨留其文章僅得以表見素蘊則又豈不重可哀也然則其殘篇斷袠之零落於蠹魚中者烏可任其埋滅而無傳也耶耐齋洪君以名家子爲人介潔粹然如玉出自禁臠之餘能劬心儒術不爲綺紈所移先故用文學蜚聲朝右君亦若將承繼前業舒翹颺英以鳴國家之盛而年未弱冠酷遘家難遂杜門塞兌絕跡世路結舍先墓下與里中數三士友密以古聖賢書曉夕研磨深有所造發而爲文詞贍鬯典則繩墨井井詩格健調雅不作塵俗語猶恐聲聞之出世專以沉晦不耀爲務又不克享半百之壽所謂志闕身困幽憂佗傺實爲君一生究竟事則豈非今世之畸人天下之鮮民也然三淵金公間嘗得其作而奇之許

爲詞林高手尤隆推人物謂非叔季所及余惟士之
窮居自修得先達鉅儒奬飾以垂名簡策者從古蓋
希有焉君之被賞識於斯文宗工視古人爲何如耶
莊生不云乎萬世之後一遇知其解者是朝暮遇之
也夫既遠期於萬世況當其世而得之者乎其亦不
可謂不偶者矣今其遺胤取其亂稿曾經三淵刪定
者付之剞劂氏以傳通邑大都鑾而不發者將大宣
明於後代人之惜君之有而悲時命之迫阨者至此
而庶其少有解釋也夫余乾沒纓組間不獲與君周
旋而顧嘗憐其心而尚其操蓋亦有素今於幷卷之
託不容無一言略書感慨之意以歸之君有從祖弟
寢郎君亦好古力學一以君爲師表多所論著又不
免早夭詩草盡逸無存只有文若而篇附於君稿之
後雖少足可見才思之不羣而一家文獻亦可以徵
於斯云爾

洛西集序

洛西張忠定公卒百有二年而遺文未行于世公族
玄孫普顯氏慨然攟拾零碎附以一時諸公贊述亟
謀板印託其從子大將軍鵬翼庀工若費與公曾孫
世光來問序於余余曰公之事業盛矣旂常載之太

史書之顧何贅夫不佞短拙之文既婁辭終不獲則乃喟而曰不佞嘗喜觀　國朝故實始之服公策略中之歎公操守末又敬仰其立義較然大有賴於扶樹民彝而恨諸公叙述之猶有闕漏也今以此續補於遺文之後可乎盖公鑑識明徹預策來後殆若燭照龜卜嘗於朝京路一見虜即知必爲天下患及按北藩以界虜也修亭繕隍早夜矻矻凡於陰雨桑土之備靡不用極又疏陳機宜幾累萬言言悉中窾多見施行以此過瓜輒仍四年而始歸自後訖十數載虜不敢飲馬豆江此余之服公于始也昏君滅德法斁綱淪猶重公威望超遷至大司馬而時事則已不可爲矣公托疾長往上章極諫暨人心既去羣俊奮興鱗翼之攀寔出公門楣間而公高卧鄉山終不起而應之至其夷兇靖亂勳塞天地亦公略出其緒餘者而事定即翩然告歸視丹鐵鍾鼎之貴不啻若太空之浮雲其曠度疎襟無心於功名之會槩如此夫豈人人所可及哉此余之歎公于中也虜氛漸熾中州勢孤昏朝已有陰貳之跡公乃一疏二疏及復乎逆順之辨及夫　聖主改玉邊虞益棘廟議勛類不免爲羈縻之說所撓奪公獨嶷然自立每以堅守

一箇義字爲言而又必以自强之圖勸勉上下蓋公
胸中自有經度非徒爲大言者比也噫天若假公數
年之壽進登揆席得畢其猷爲則必有彊幹固圍之
效而虜不敢東搶矣設有之公必不輕毀大防自貢
素心矣古語曰世亂思君子不改其度此余之尤所
敬仰撫跡而歔欷者也況今春秋之義日就黜昧寇
賊又旁午未已而九原已不可作則俛仰今昔烏得
無趙文子之追感乎公爲詩文多信筆直書絕無緣
飾不朽之次公既立焉區區琱琢之末蓋不屑爲也
於此益可以見公之大矣

沂川集序

沂川洪文簡公遺藁凡八卷稡後人贊述爲附錄二
卷噫此特公緒餘耳專以觚墨衒技者亦或以爲不
必傳矣然余惓公沒已七十年所風流寖遠典刑無
存世道國勢如水之就下而滄桑迭遷變怪百出至
于今日益無復可言撫念誰昔固有不勝其感慨者
矣當公之秉鈞也朝著清明紀綱整肅而公以碩德
重望正色巖廊之上士類倚以爲標準百僚咸有所
統攝淫沴不正之氣殆莫敢干其間是果何等時節
也自今追思邈若黃虞三代之不可復覩嗚呼晞矣

公蚤明華實之辨其於辭章之末殊不着意求工然詩甚清澹大類其爲人乃若疏奏諸篇言論正大啓沃誠切當日遠猷辰告之大略盡在於是其不可不亟付梨棗以昭一世之耳目也蓋不翅較然矣大雅君子輔世格王之志弼塞于中故發之文字者自能如此夫豈務詞采無其實者所敢闖窺也後之人若因是希慕企及使世道國勢少有瘳焉則是編之傳其所關係亦不可謂淺鮮烏可終作巾笥之藏而已哉是爲序

龍仁李氏族譜序

我李族譜今考定爲八編輯餘派爲一編附諸末剞劂訖宜顯謹敘之曰吾氏之系籍龍仁蓋自太師公始太師公爲麗祖功臣距今八百餘禩可謂久矣自太師公傳至十四世爲府院公府院公一弟三子俱各有子孫衍至卅餘世而綿綿未艾可謂盛矣孝友以立其本忠厚以崇其德廉正以飭其操而孝友之推爲睦婣任恤忠厚之積爲仁惠靖恬廉正之出爲勤慤簡儉斯乃太師公以下世世傳承之遺矩也則嗚呼其可謂篤休已矣嘗觀故家世族厥祖先毓祉垂美訖爲名冑而洎後孫鮮或嗣守前業克繩徽跡

以至荒墜泯絕者多有焉惟吾宗斤斤弗怠愈遠彌
摯逼至我先君子以重德諒節柱石　王家益廓而
大之爰及諸宗支之散處中外者雖不免顯晦之各
自殊塗大較謹身修行寧拙毋媮自成一家風庶幾
不失譽髦之稱噫茲豈非吾先樹基純深有以致之
歟其於無忝乎我世傳篤休者夫誰曰不然而久者
益久盛者益盛從可以卜矣今吾譜既成矣夫譜者
譜其世譜其族也而世之久族之盛因亦可見則於
其久於其盛而所以臻茲休者又可以推而知之矣
知之如何盡亦勉夫充其實而述其美矣乎此又刋
譜之至意也是譜纂修終始凡例之首詳之我先君
子與叔氏右尹公既編成一帙無遺憾矣猶以鄉牒
之未盡收傍訂之不甚廣姑延刋役蓋謹之至也見
今世故轉嬗人事難期刋役不可以復延而堂姪普
赫適按察關東慨然以此事爲已任捐俸鳩材不數
月告功其亦幸矣夫當先君子之修譜不肖實執筆
研於斯役之訖敢不樂爲之書是爲序

保晚堂集序

天下文明之運大開於　隆萬之世在我朝直　明
宣際騷翁墨客接武齊作同文之治於斯可驗其亦

一時之盛哉于時窮而在下者若李體素春英權石洲韓尤稱詞林之雄有與此數公結爲詩伴如塤篪迭唱金石諧鳴則不問可知爲登壇高手也保晩堂李公以文擢巍科蓋嘗歷顯班聲望藹鬱已而蹔蹏不前棲遑郡邑凡於世路榮落一付之膜外顧常喜爲詩吟哦忘倦其與前數公相和數篇詞采殊斐然斯誠無愧爲　明宣間詩人而有得於　盛明漸染之化者益可見矣其可終湮沒莫之傳耶況今中土涵爲氊裘文物變成刀槍而我國被其霑翳尤貿貿推陋雖欲更見如公之時又安可得耶此又可傳之一事也詩之高下雅俗亦何足較挈哉公所著盡散逸存者韞匱弗颺公後孫上舍君綸要余刪定且請以一語弁卷勉爲之書公諱堉字士厚系出瑯源官至驪州牧使卒時年五十八云

四留齋集序

古之建功立事莫安國家者類皆以學術行誼爲根基蓄積深厚既已達於爲邦而又必判義利審輕重其執持於平素者如欛柄之在手無所撓奪用能出而當難大有成就不徒然也苟無如是之學力以一時意氣幸而取禽焉則終亦不免爲壞敗之歸何則

以其本末虛實之辨異也在昔　穆廟之世有月川李公者居家敦孝友立朝秉忠純内外單盡蔚有樹立而尤奉公守法不屈於形要由是頗爲時議所左棲遲郡邑積數十年歸則閉門却掃捐去俗事密以斯文自娛上下千古所得益富而人顧不盡知也及以治民著最稍闢其仕塗末乃進之諫長銓貳之列則亦顯矣時公少日同榻友持國柄政廣植黨與而公介立標高不少降色辭逮海寇之緝糾合義旅激厲衆心以單師遏大敵以書生辦奇績使兇酋攻咋不敢肆意蹂逞已又天兵繼之汔成中興之功始落

其角距者公也觀其踞積藁欲自燼倉卒熊魚之取舍而熟講乎忘身殉國之義者即此可知卒之天人順信一舉事集初非公所預期則牛溪先生之以伏節死義許公者信知言哉當捷書之聞　主上聳喜特擢卿秩朝野僉僉有公輔之望而時輩方深嫉牛溪以公牛溪所扶奬移怒而齕公公亦不肯周旋於季孟之間退處海曲弗屑嚇腐夷考公平生蓋斤斤乎出處之必審此其爲建功立事之本也夫豈今人所能及哉公卒之五年追策宣武勳屢贈至左議政封府院君謚忠穆月川者公所啓邑號也公文章超

絕栗谷先生嘗以尉薦于朝月汀尹公又以高文振古聲稱之當時文苑固自有定論如不佞者何敢更有僭述只以世人但知公勳業之隆而不知公有學有守本領卓然故竊附微顯闡幽之義爲之說如此以備論世者商確

刪補耆老所題名錄序

耆老所事蹟月汀諸公之記盡之矣其建置日月今不可詳而盖國初年老宰樞倣洛社故事相與會集公廨以宣暢歌缶之樂而已其仕之爲文爲蔭爵齒之得臻其極與否初不甚切切較量也及至 洪武甲戌我 太祖康獻大王聖壽躋六十乃屈千乘之尊入是社是後又命朝臣之以文科進年七十官正二品以上者許入而未經當品實職與方在罪籍者資雖準不得與其選始艱而其得與者人皆艷稱之以爲希覯事焉自古有官司必有題名錄固史之遺也者司又 聖祖親入之地尤不可闕入社諸臣其必有記載明矣壬辰倭難之後官私掌故一皆蕩然無存五峰李公既入社追記前人名字以藏於本所然此非必遍考文籍只以耳目所及隨記書錄故漏佚甚多又 祖宗朝卿宰間或未及七十而叅宴叅

宴與入社有間而不復區別一併入載人多病之故
相國徐荼肅公最號諳練故實取其中可删者删之
可補者補之作爲附錄以綴卷下則亦可謂周備耳
矣今年不佞以犬馬齒至猥厠社末見是錄猶似有
未及盡正者遂以曾所聞見者略加考證別爲一冊
其正訛添漏之端委旣條列於凡例覽者尚有以商
之也仍伏惟念我 肅宗大王撫運倆治久道化成
厥享國四十有六年寶筭之永遹追 聖祖爰據故
典臨錄本所奉安御帖於靈壽之閣至今丙辰我
聖上親御本所瞻拜閣下於是乎本所事體之重又
非前日之比矣竊意天道循環必有兆朕之示於先
者我 聖祖入者所數三百年而 聖考再入是則
壽域之重開自 聖考而先之矣此後南極星光擁
佑宸扆將見三入四入而不已焉則在忝社諸臣涵
仁壽之澤保戴艾之年者其爲榮遇何如也是烏可
不修飾是錄以爲他日之輿衛也哉顧不佞昧陋寡
識重以老昏不及前輩萬一其所是正難保其無乖
舛釐改就完深有望於後來之君子云爾

順菴集序

余少日偶於士友家覩一人乍接風儀已覺清氣逼

觀遺集詩律槩經三淵翁賞識無假昧者之贅言文雖不多就其中數篇淋灘頓挫宛有廬陵態色參之前言眞可謂匪克言之終允蹈之者也於是復歎公不可只以詩稱而若論其人品又可謂高詩文數等竊歎公蘊美弗颺人不能盡知也然詩文傳世而公則九原已難作悲夫上章涒灘孟陬之月七十二歲老人李宜顯書

記

遊金剛山記

余性懶漫又乏濟勝之具凡於域內山川一未曾寄

人固意其有異也問知爲李公子平益心嚮之是時公詩名藉甚而余椎陋無文尤於詩道昧昧若聾瞽不敢對公談藝晚歲退伏陶谷先墓下公爲求問內文字屢扣山扉劇論文事輒至更僕其言殊合典則終不爲近世李汪餘波所浸染余深歎識見之不苟而亦意其源流之可徵也蓋公之先出自韓山實爲牧隱先生後承亏子之爲箕子之爲箕理正宜耳況有伯氏一源甫又以詩鳴一世塤篪迭吹于嘒互唱得之連床劘切之間類非他人所幾及則其發於口吻者如圭璧之璀璨雲霞之映蔚亦其勢然也今

目惟以楓岳是國中名山先輩游覽散之篇章者多矣常興懷不能忘已丑秋出知伊川府府距山下不遠信宿可至時庶從叔許綰甥姪權瑩隨余來留余謂二君曰楓岳是吾夢想處而今適駐近實天借其便而若不一往豈非平生大恨況今楓葉方酣天氣正佳入山遊賞時哉不可失君輩能從我乎二君躍然曰此吾願也敢不樂從遂約於菊秋初吉登程是日戊辰早起促食以單騎與二君並轡而行牽馬者三人持餱粮者二人挈酒肴者一人負寢具者一人其餘騶率盡屏之草草如方外散人道傍芸婦樵夫亦不識其爲邑宰也踰月川峴大小玉谷峴峴頗險自月川以後山谷幽邃石泉琤淙楓葉半酣雜花交映已是別界景色也午炊玉洞驛平康地也又涉玉洞川削壁如屏流湍激射巖楓倒影水心宛然一活畫也是川環迴屈曲凡五渡乃盡眞杜老所謂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者也踰憩峴昔弓裔游獵時憩息處云涉甲川弓裔聞變逃至川上棄甲而走故名云向晚驟雨從東來洒面卽止夕宿邑底村已已孱食而發踰力彌峴涉月籠川到赤霏院上有石屏下有長灘灘聲瑟瑟如鳴玦環又有蒼壁對峙於前丹

葉被之明艷如新粧坐來蕭然有世外意小憩即涉
灘是灘稱堂灘一名末訖川涉此爲金化地也行過
數百步仰見仄壁穹然石劒高攢馬行其下突兀趁
人似欲墜下令人懼然踰一小峴四山廻擁樹林蓊
鬱峽束岡盤氣象雄奥又踰餘坡峴峴極崱岩厓谷
阨陿僅通一馬亂石犖确所騎頻蹶下坐峴上以息
馬峴東即金城界也沿溪而行踰踏遷遷下有巖突
起水廻其前白石齒齒如曬布帛至里許而溪猶不
盡午炊塔里村踰網城峴昌道峴沿溪而行小憩路
傍棠陰下踰赤岸峴涉梧木川店舍尚遥而日已向
暮遂跋馬疾驅曛黑始投岐城村宿庚午早發踰相
壁峴涉梁甫川登觀音遷遷甚懸危欹仄下臨急灘
懍不可俯視又踰僧坐峴至通溝津津水廣濶可容
舡村氓方伐木爲橋功未及就有舟繫在巖崎而相
去遠招不能至乃令輩寨先涉以試之其深處
纔及腰遂乘以渡過通溝村此是入山門戶洞壑邃
曠峰巒益奇民居依山架板爲屋時有水碓自舂與
溪聲相和涉藍橋川至斷髮川邊有牛背童過去問
斷髮嶺在何處童指點以示曰只在此望中聞來不
覺興飛踰都坡峴涉都坡川午炊長坪村涉長坪川

楸亭川始至斷髮嶺底遇榆岾寺僧問前路遂踰嶺
嶺路屈盤縈紆往而復回曲似羊腸愈上愈高左右
楓林雜樹交錯離披爛然照眼或下坐或騎行幾至
十許里始登絕頂有壇方正可坐數三十人上有老
檜陰森其高刺天與二君列坐仰見金剛衆峰如鎔
銀削玉競抽爭聳秀出天際望之神思超忽不知此
身之頓爾至致也嶺之得名以昔人有登嶺前望忽
生出家念而祝髮者故云爾自此以後爲淮陽地又
向東而下路極險絕巖石之錯奔瀑迸瀉或懸或臥
蒼藤古木橫蔽蟠鬱且騎且步又行可十許里方履
平陸日西秣馬于新院村問長安寺近遠於村人以
爲日力已窮勢難得達仍勸留宿余與方動不聽其
言促鞭而馳涉新院川踰鐵耳峴涉楸池川萬瀑下
流也凡九涉始入長安寺洞口蒼松翠檜列立成行
清流白石映帶前後幽深夐阻已非人間境界也昏
黑殆不辨逕僧輩以炬火出迎小坐飛虹橋仍登山
映樓見楣間題詠甚多樑棟上亦多有題名字者夜
漸闌不能遍探諸勝遂入寺之東寮休歇寺在丙戌
灾於火柱礎散落庭除景象索然只寺門佛殿溪水
寮與山映樓獨全僧徒言此寺與榆岾寺自朔建來

凡五遭回祿云寺額云是新羅人筆筆勢頗古雅新構青松寮寂嘿堂說禪堂東寮及厨舍而功力不贍只以檜木作板覆之不施丹雘矣老僧乂手拜曰今行甚善凡遊此山春不如秋秋又有早晚古今遊客或早或晚或不值秋今行則正值秋時而時序早晚楓染深淺皆適其中可以盡得山之諸勝可賀仍與之倚枕閒話戶外泉瀑終夜颼颼如風雨聲魂骨冷然夢寐亦覺清楚辛未早起上山映樓樓凡十間四面環以曲欄前有大巖屹立欄頭樓南有石橋窿然即飛虹橋也長六十尺高可半之清泉流於其下觸石奔掣聲振林樾望中層巘疊嶂羅列聳揷其最高而東立撐出者爲釋迦峰在樓之北如屏障之繞如鳥翼之張者爲石鷹峰在釋迦之後圓直而端妙如人着帽者爲地藏峰在釋迦之下三朵成削若人立者爲觀音峰在地藏之傍或呀如闢唇或歧如箭栝者爲長慶峰在樓之東皆體態不一而奇峭如之觀音彌陀等菴着在巖厓隱見於樹陰中倚欄縱目心融神逸使許君題名於樑上又下坐於飛虹橋上僧徒以籃輿來待遂乘而行長安僧文仲導之至長安北麓有極樂庵今廢無可觀歷憩地藏庵又遷迤向

東而行彎回屈折如阻復通至則石洞中闢峰巒如
碧玉色圍匝秘固復策杖深入下坐石臺上臺名是
業鏡臺也大石平圓可坐百餘人地藏釋迦等峰森
列環抱臺下清流湛碧瀠洄成潭舊名黃泉江今改
爲玉鏡潭云潭東石壁層疊如塔其上劈立百仞如
竪豐碑是爲明鏡臺潭之南累石爲城昔新羅敬順
王將降高麗王子切諫不聽遂徑歸此山倚巖爲屋
麻衣草食以終其身此地卽是也古跡依然中開石
門如竇僅容六七人舊名地獄門今改爲極樂門云
自地獄門窮源而入則有靈源菴百塔洞斷厓飛瀑
幾數十餘丈奇觀不下萬瀑洞云而僧輩言必窮一
日之力乃可見故遂止不往過百川洞口沿溪而上
過安養三日二菴從木棧至鳴潭潭水深碧泓澄白
石盤陀懸瀑分深而交射有大巖卓立中央其中窪
而作臼可容人往來與外相通有若成穴穴中有水
深纔沒脛楓葉山巒影落其中隱映如鏡裏看諺傳
舊有神物蟠伏於此云題名石穴卽行過雲墀菴穿
松檜中行里許始見內山面目過三佛巖前刻無學
懶翁指空三禪眞像後刻五十三佛像又有大石對
立如耦入白華庵庵後有楓潭鞭羊清虛虛白四禪

碑及浮圖六軀前對青蓮神琳天親等庵西望拜岾
諺傳曇無竭放光石上麗太祖率臣僚頂禮於此故
名云入表訓寺寺是山中名刹羅僧表訓始創之與
長安正陽榆岾諸寺齊稱諸寺率不免灾患而此寺
獨完般若四聖十王等殿極其精麗海藏殿藏佛經
諸板寮舍凡十餘所又駕石爲虹橋壓橋而起樓亦
以山映名之而寬豁遜於長安之山映矣登樓瞻眺
題名於樑上仍輿向正陽寺文仲辭去表訓僧善欣
導行過奇嶂三菴二菴登天逸臺前望萬二千峰列
立圍攢爭奇競秀楓栝漫山夕照閃映如以紅錦委
障張遮而環衛者然前瞻後顧景象難侔筆不可盡
述姑就其大者而論之其雄盤東北高揷雲天竦處
而尊嚴者毗盧峰此實內外山之主峰也雪色嵯峩
如抽玉筍橫帶於毗盧之南者衆香城也白雲臺在
其下鷹門峰在其東鷹門之最東有孤撐直上尖削
而皓潔與毗盧爭高者望高臺也嶙峋奇巧高聳於
望高之東者穴望峰也峰頂有穴如甕口可望天外
云而此則不見僧言到摩訶衍正好望見云一高一
低突然峙立於衆香之下者大小香爐峰也香爐之
下天逸之北奇巖峻起狀如築臺可望而不可上者

金剛臺也一名青鶴臺古有仙鶴巢其顛云毗盧之北一峰廉利如錐芒者圓通峰也遥望最南大小兩峰特出雲表全體皆白者乃白馬峰國望峰也其他羅漢峰在望高穴望之下麓上雲峰在穴望之東獅子峰在金剛臺之北其高與之齊相對而立以形如獅子故名五賢峰自穴望而下連起五峰至金剛臺前而止爲萬瀑洞門永郎岾在毗盧之北形如馬背皆奇拔不凡石鷹峰觀音峰釋迦峰地藏峰長慶峰乃長安所見者而至此始露全形其餘玉立貝列者不可盡記而槩舉其名曰普賢峰也使者峰也十王峰也彌勒峰也天燈峰也達摩峰也日出峰也月出峰也水精峰也船巖峰也迦葉峰也熊虎峰也摩訶衍峰也萬灰峰也圓寂峰也僧床峰也此外名不雅不定名與有名而僧不知者亦多或近或遠或縱或橫歷歷呈面於阿堵中使人應接不暇西望黛色熹微於雲際僧輩以爲嶺西諸郡山云臺北有開心臺臺下舊有庵今廢西有放光臺乃曇無竭放光處也周覽既畢仍上歌惺樓卽正陽寺樓也寺正對金剛故名以正陽而此樓又是寺中一大都會處也樓極軒敞曠朗羣巒簇列若飣餖正

面直對通見無礙盡萃於欄檻之前眼界之快爽倍
勝於天逸眞是山中第一勝也樓上有清陰先生及
白洲諸公詩板企齋孤負名山此百年湖陰遽瑗方
知四十非兩絕詩板同春筆也楣壁間多有親知題
名余亦題之樓西有眞歇臺乃曇無竭放光時歇定
處故名云舊築石作臺有蒼檜數百株景槩爲此寺
之冠今夷爲平地建樓於其下檜亦無一株在者矣
下樓入寺見藥師殿殿用六角制極其瓌巧其廣只
一間中安石佛卽所謂藥師之像東西各有門左右
四壁畫羅漢諸像而施彩皆墳起亞而礙指僧云吳
道子筆而未可信然其畫法奇妙生色燁然亦非凡
手也各像之上紅圈而書名字字體亦妍媚不知誰
人筆也殿後有石塔塔前有光明臺其後爲般若殿
中安佛像壁上多有遊客姓名我王考府君亦以甲
辰仲秋之望與東里梅澗諸公同遊而題名者今尚
在壁其下又有王考題名或於其前後再遊而題之
歟拂壁摩挲不勝愴慕仍題名其下略識續遊之意
殿後有懶翁浮圖寮舍凡三區曰尋劒堂曰明鏡堂
曰舊歇惺樓樓亦見山之眞面而眺望之廣不及於
今樓頹廢亦甚又有三別堂夜宿尋劒堂壬申早起

復上歇惺樓憑欄而望之雲霧蒸籠朝日射暉與千
巖映發景色尤勝於昨見時復興入表訓寺至般若
殿出觀錦袈裟葛布衣銅鉢皆懶翁舊物也又有金
銀字佛經書法頗古楊上有木刻榆葉窟象天竺山
窟中安佛像窟面懸大鏡以金爲七寶釘於鏡心前
懸琉璃眞珠兩燈制作極巧乃是倭物云慈陰殿在
海藏殿之前殿後有大鍮饒可容五石亦古物而皆
昨日所未及見也又興而行入萬瀑洞口香爐峰五
賢峰金剛臺並列於前其他層巖疊壁夾洞而矗立
擧皆刻削秀拔各呈異態左右楓檜迭映交蔚青紅

紛錯縀眼眩目神魂怳然又是別一乾坤也舍輿步
至青龍潭上石上刻蓬萊楓嶽元化洞天八大字乃
楊蓬萊之草書也年久而尚不訛奇壯異常又有谷
雲翁八分書天下第一名山六大字自此以上大石
平鋪一洞凡作十層瀦而爲潭激而爲瀑有潭卽有
瀑過此之後石滑路險步履甚艱有鐵鎖橫垂遂攀
之而上至拭巾巖坐於瀑布上傍有盤石凹階成臼
可容七八斗卽洗頭盆也拭巾巖以八分洗頭盆以
篆籀書而刻焉不知何人筆也諺傳普德觀音洗頭
而巾拭之故名云地志稱手巾厓至此而洞壑益深

泉石益佳盤瀑奔漱曲曲皆奇或步或坐不忍捨去
行至一處石臺陡高紅葉蒼之下有深潭湫碧與二
君列坐楓林下題名臺上問潭名於僧徒則不知又
一層有潭而亦不知其名僧輩之庸陋殊可痛也又
上一層瀑勢甚壯長如匹練急雹噴空晴雷震壑咫
尺不辨人語有大石架覆瀑上傍刻谷雲題名又刻
八分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八字此亦似是雲翁筆也
是爲碧霞潭瀑即凝碧潭也東望石
峰高幾千仞彩閣隱映榱桷縹緲即所謂普德窟也
高句麗安原王時僧普德所創竪一銅柱以鐵鎖拘
結釘巖構屋人登則搖颺如在虛空中前賢以危險
或登或否余戒在乘危不爲登賞直向眞珠潭二君
銳意攀登追到於潭上是潭景致尤絕怒瀑奔流於
盤石上汞瀉珠馳長可丈餘上刻四句詩曰物外秖
今成跌宕人間何處不愁喧清溪白石聊同趁霽月
光風更別傳字畫遒健尤翁筆也又至一潭滙爲深
淵涵碧無底潭頭有石如龜是爲龜潭仰見獅子峰
躡危石登朽棧過移城諺傳俗人若過此則必風雷
以逐之移其城以防之故名云爾至火龍潭上一巖
渦成兩潭圓大如仰釜而在上者火龍而狹長如橫

舟而在下者船潭也兩潭之間限隔如門閾然火龍則最圓廣深黑僧言古有神龍藏蟄云此爲萬瀑之初頭十層之潭止於此矣潭色大抵翠蔚渟泓以瀑流之多捻名爲萬瀑而皆是臥瀑只碧霞眞珠懸垂於巖石間雖無千尺銀河可以快人心目而其層層異觀箇箇絕奕歷選諸區殆未有敵此者奇哉奇哉每潭輒有八分書潭名金參判達甫宰淮陽時手書而刻之者云轉向摩訶衍洞口楓檜參天翳日中通一路遂入寺題名寺極清絕正對望高穴望諸峰始得細見穴望峰之形其穴大如月而差長狀如雞卵衆香城環列於後坐來悠然萬慮盡消善欣自此辭去行里餘又有潭瀑恰似萬瀑洞其上石臺重疊如築城彷彿玉鏡潭洞口又行數十步至彌勒臺臺上有百仞絕壁上刻彌勒跏趺坐形前有光明臺下鋪磚石爲壇過妙吉祥古基此是山中名藍毀圮可惜行五里許有木橋橫跨川上此川卽毗盧峰下洞中之水也到此又有潭瀑岸上巖石刻曰李許臺蓋李潛窩命俊爲江陵府伯與高城宰許啓同遊刻之云余亦與許君同遊正符於李許臺之稱故又戲題名而去自摩訶衍以後左右前後盡是楓林聳然直秀

與松檜爭長鮮麗如染猩紅渾成錦繡世界夕陽承之光彩迸射輿行其中衣裳盡赤明媚燒耀恍若仙境又行數里有臥瀑十餘丈洞府差狹而趣致蕭洒是爲玉流洞白軒李相來遊時改以白軒潭云過此路愈險石角硌砑下輿策杖而步或履棧或陟磴踰上雲岐朱及五里嶺頭豁然平曠是爲內水帖諺云人若號呼必陰雨故名卽內外山之界而帖以東乃高城地也榆帖僧徒持輿來待榆帖僧大獻前導此後土多石少大木蔽天紅樹黃葉相映發輝從樹陰中行涉三大溪將登隱仙臺而脚力不繼自崖而返

二君登覽而下來極言窺十二瀑前望大海之壯觀余笑曰佛頂臺與此臺相甲乙而景槩則一以鄭松江之風致猶不登此而登佛頂臺余將登佛頂臺盡收諸景以躡前人之躅何必爲一般之景勞脚於此也二君亦笑踰大寂峴入大寂庵題名壁上又行踰冗窯峴入榆帖洞口洞口有春坡虛谷奇巖松月四禪碑及浮圖六軀薄暾入榆帖寺歷觀山映樓樓跨長虹橋宏傑爲內外山諸樓之最此樓最舊長安表訓之樓皆倣是制而冒是名宿三凝寮癸酉早起令僧輩出示寺中古蹟僧輩以高麗閔漬所記建寺本

末冊子進披覽訖又問曰此寺舊聞多有貝葉書及他書法器用什物之可賞玩者盍一示之僧輩初頗諱秘後乃出示觀音親書梵字貝葉書二葉盛以琱花金匣所謂貝葉是樹葉而出自西域者也其形如樺皮而無斑文其色淡黃如土染又有指空書佛經一帖青質銀字下畫佛像畫下書梵字同盛於金匣青琉璃大楪三口乃古物也同盛於紅櫃又有仁穆王后親筆彌陀經六件乃幽閉西宮時所書也墨書二小帖一套二大帖一套又二大帖一套卽粉紅質銀字也凡六帖三套皆以綠錦爲匣銀字經下每帖各書祝願之辭其辭曰一念興慈羣生獲利佛不妄語世所共知我先考寬仁愛人避惡如蝎取善如嗜不幸遇亂世而枉夭孑抱無窮之痛無所告訴以銀手書成彌陀經三件惟願延興府院君金某光山府夫人盧氏往生西方極樂阿彌陀佛所孑與父母共見阿彌陀一時成佛道又願永昌大君李璔牧使金某進士金珪儒學金瑄縣令沈挺世縣令金孝男惠人鄭氏溫人金氏尚宮金氏應喜登超淨界同見阿彌陀速脫輪廻別行書　昭聖貞懿王大妃金氏其下有至哉坤元圖書亦以銀篆親寫其下又別行

書 大明天啓元年年字下雙書辛酉二字又其下
書九月日敬書五字銀字兩帖所書無一字加減筆
法端楷辭意悲慘跪展伏讀不覺感涕帖中牧使金
公卽延興公之長胤而我王考府君之外王考也故
備錄之以帖中語觀之銀字是三件而此只有二件
豈或遺失歟墨書四帖中語亦皆祝願之辭也又有
休靜付托書及圓圓形題佛語者各一張字法頗不
俗此外亦必有可觀者而不得盡見可恨此寺古蹟
閔漬記以爲五十三佛自月氏國乘鐵鍾泛海而泊
安昌縣浦口縣宰盧倖率官屬而往但見小小衆迹
印泥中樹枝皆向山西靡又有懸鍾憩息之處未及
數里望見一尼踞石而坐問佛所在又復前行白狗
搖尾而導行數百步狗逸而獐出又行數十步獐亦
不見忽聞鍾聲喜躍而進入洞門有大池池上有榆
樹鍾掛于枝諸佛羅列池岸異香馥郁倖與官屬瞻
禮歸奏于王創寺以安之因名爲榆岾寺云其言極
其怪誕不足掛諸齒牙而榆岾寺之稱則蓋本乎此
也今直向高城之路有榆岾尼臺狗岾獐項嶺歡喜
嶺懸鍾巖亦皆本此而名之也此寺爲金剛之首刹
而屢灾於火今方重建而壯麗大不及前時矣仍歷

觀諸殿寮香爐殿在三凝寮之上烏啄井在香爐之西北砌下古蹟云此地本無泉一日羣烏來集啄地泉忽流溢此井是也其言亦怪矣靈山殿亦在香爐之西將以安羅漢十王像方立棟宇而未及構成法堂在靈山之西名爲寂滅宮榻上木刻榆葉象天竺山山之前後左右洞壑各安五十三佛立像最後安觀音倚坐像表訓之榆葉象天竺蓋倣於此矣又分列十二金佛於堂之左右榻上榻後有大蠹及三羣木刻大獅子上負法鼓置於榻傍庭前有十二層石塔塔外有大鍾孝寧大君補及宰臣五六人監鑄刻姓名於鍾面鍾記則鄭翼惠公蘭宗所書蓋 光廟時物也庭東小殿安盧倭塑像身長纔如十歲童子紅袍烏帽金帶搢笏傍有木馬小如猫木人小如鼬乃是盧倭馬僕云誕妄可笑又有寮舍六區寺門之內有四天王閣方造天王四軀僧輩聚會施役寺門有四大像狀貌獰惡衣蟠至地又有二小像一騎白象一騎黃獅寺門外溪水合流處架虹橋而建樓即山映樓也樓凡十二間曲欄四周衆山環拱明寂禪定與聖等諸菴俱在望裏敞豁無比壁有澤堂諸公詩板及趙學士持謙重建上樑文與二君題名樑上

以籃輿向佛頂臺榆岾僧施明道導踰成佛岾望見海
水籠霧瀰漫茫洋渾爲一色覺胸次快活至佛頂臺
危棧懸於絕壁下臨無地臺與隱仙臺相對臺上皆
是巖石可坐六七人諺傳昔有佛頂和尚者說經於
此故名巖上有一小穴深不可測佛頂說經時龍女
出巖隙聽法至今呀然成穴云誕矣俯瞰松林窟前
有松林庵其下有圓通寺寺下溪邊有佛堂臺之前
面低作一層爲石臺古有雙鶴來巢故名爲鶴巢臺
小東有栢臺稍低而清爽則同日氣清明適無煙嵐
之障蔽十二瀑布如垂天紳羅列於眼前東望滄海

與天相接浩蕩無際平生觀水盡爲兒戲矣又輿行
踰朴達串仄徑危磴至十餘里而不盡其嶄嵓及業
雖蜀道之難不應過此也榆岾僧辭去圓通僧呂贊
導行至風穴穴上多生石茸中安小石佛其廣可容
五六人陰寒自生風故名入坐小憩題名而出又行
數里暫登五松臺泉流松聲亦有佳趣至石門洞口
坐巖石上仰見雙瀑倒垂宛如白虹涉石門川乃十
二瀑下流也入松林窟窟甚精洒中安石佛羅漢諸
像與二君題名而出坐松林菴菴亦新施丹雘明淨
可賞菴左有大石穹窿如山岳薜荔交被霜酣葉赤

爛然可愛轉入圓通寺攤飯題名於壁上壁有澤堂詩板又踰曉陽申峻急一如朴達而其高且遠則殆過之二君皆卸輿徒步余不利於步終始坐肩輿而猶不堪勞憊步步一息艱關而上絕頂此卽南秋江所謂小人申也其險惡如此小人之名信不虛矣鉢淵僧持輿來替吕贊辭去至鉢淵上流有白石潤滑如磨玉列鋪於一洞水流其上或走爲卧瀑或散爲清流潭瀑雖不及於萬瀑而磐石之平廣明皚則不翅倍之溪邊最幽處刻蓬萊島三字字畫奇健乃楊蓬萊筆也題名於瀑布邊立石仍列坐於磐石之最下層卽僧徒馳瀑處也卧瀑奔流於盤石過十餘丈注於小石潭其下又有潭二小僧金石覺海赤脫衣裳只着單袴坐於上流隨流直下石膩水駛疾如迅箭瞥眼之頃迸落於石潭中翻身向瀑而坐此實水戲之最奇者也令二僧迭試幾至十餘次看之不厭入見瀑布菴亦頗清閒題名壁上又入鉢淵寺題名寺有玉佛三軀庭有六層石塔寺之東南有二大巖其狀頗奇行至鉢淵瀑流從一石而落連作兩瀑形圓如鉢可方小舟潭上石峰峻嶒竦出雲霄懸砯斜棧幪不可度是爲山中洞門也步過棧道人馬未及

到以籃輿行五里許下坐路隅以待馬至日已向暮疾馳而過回望仙山依依戀戀不覺情懷黯然循大野傍南江而行江岸白沙如雪馬踏有聲月華照映晃朗如晝景色絶佳投宿邑底村甲戌爲觀日出曉起上海山亭亭在衙西最高處前臨大海後對楓岳南江一帶襟抱於右有七島點點羅立於海中其形各殊望之絶奇號爲七星峰東西有兩巖如伏龜東龜向海西龜向南江名曰龜巖亭前墻外有蓮塘今郡守俞崇新構一間茅堂於塘中小島之上亦頗蕭爽是亭楊逢萊始刱韓石峰扁額實兼山海雄觀宏遠疎快爲嶺東樓閣之冠中間不修且壞李侯廸吉爲守重新之尤翁書額谷雲亦以八分書額壁有簡易澤堂白洲尤翁諸詩板憑軒東望以候日上俄見海天蕩漾雲霞照爛火輪超上一尺許紅光閃爍目難定視眞絶觀也下亭北行穿過大野延緣葦間至三日浦邊見巖石上刻尤翁三日湖三大字遂泛舟風定波恬平湖如鏡緩棹過埋香碑下下舟登巖觀埋香碑元武宗至大二年高麗江陵道存撫使金天皓與山僧志如埋香木於沿海各邑此其所識者也於洲邊巖石間見所謂丹書述郎徒南石行六字郎

徒二字漫缺惟述南石行四字宛然如昨世傳永郎述郎安詳南郎四仙遊此三日不返仍題識於此浦名三日盖以此也題名於丹書石窟中復放舟中流沿洄於四仙亭前後而過觀獅子巖巖在浦中其形酷似獅子遠望疑其爲眞迫而察之始知其非也回棹至四仙亭前亭下巖壁鑱四仙亭爲申玉爾書八大字亦尤翁筆也仍登亭亭在水中島上凡四間而無軒窻之飾下鋪虢麍畫棟朱甍殆非人境壁有崔東皐鄭北窻諸公詩板亭之四面皆石壁有四松森立於亭前苦竹數叢羅生庭畔前列三島其他積石爲島者亦多而二十六峰嫵媚端圓混天碧而各效其奇浦北有小菴隱見於水際行忙不及登豈地志所謂夢泉寺耶浦之周廻幾數十里合楓岳衆流東匯爲此湖又東流入於海境象之閒曠洒落又是別一造化也下舟午飯于養珍驛過城直卽古時築石作城處也今廢入通川境沿海濱踏鳴沙而行十餘里余始望海於佛頂臺只得依微遠睇而已登海山亭而其矚近而愈奇至此便側畔而過濺波衝岸幾及於馬蹄見愈近而意愈曠不覺睿然神遊於八極之表矣將踰嶺遷借籃輿於南阿津人乘而過遷高

千尋俯看大洋鑿石開道臨之戒心夕宿朝珍驛乙亥又傍海而行海色鏡清白鷗歷亂霧卷雲收天宇晶廓滄洲萬里軒豁呈露有一點孤島浮在海外隱映於望中風帆漁舶出沒波心沙路如玉海棠無數有奇巖對立如門古松一株生於巖上或有紅菊發於巖隙此日此景又是出山後第一勝也午飯邑底至叢石亭下由山脊而登路狹而側滑下馬而步扶擁而上見山路上頹石累累委積六面齊整如以繩墨削成吁可怪也登亭而下視又有四株石離立海中是爲四仙峰亦四仙所遊處云皆以六面條石爲

體合數十條爲一叢其上或生矮松或被莎草又有二株立於缺岸處作一石門亦皆六面亭畔絕壁叢立而排布者盡是六面余初見路上石而固已駭且怪之至是眼前所見無非一樣體制此既非巧匠鎚琢之所施而其形盡皆如許實是天地間難究之理也山岡一枝突入海心三面皆海亭在其上上無軒窻下鋪氍毹略與四仙亭同壁有冲菴石川詩板亭之北麓有喚仙亭與叢石亭相對其制亦如之亭前有臥石頹積成臺又皆箇箇界別成六面異哉異哉亭之勝觀此爲最奇觀海次之而其渺茫濶遠更勝

於傍海時所見矣觀翫之頃日已昃矣遂上馬而行將達於龍貢寺而未及數里昏黑不辨逕使村甿執炬而先導至廣石橋邊寺之洞口也寺僧持籃輿出迎蒼松成列巖石奇古瀑流鬧壑數里不絕深邃迴遠頗似長安洞口而此尤絕勝殿寮之宏麗亦復過之緇髡又近百盖巨刹也寺在金剛北麓寺門以金剛山萬壽聖龍貢寺爲扁太和年中卧龍禪師始創建而高麗時以貢稅割給故名以龍貢云寺僧處我於尋劒堂老僧翠岾等三人作梵唄聲聽之可喜丙子早起往觀三法堂一日洛迎寶殿安觀音像一日

應眞殿安世尊釋迦像一日寓府殿安地蔵菩薩及十王像又有寮舍八區有樓在寺門外架虹橋略如榆岾之樓而規制差小亦冒以山映之號與二君共登題名遇雨披油衣而行入楸池嶺洞口赤葉蒼林宛似金剛外山而夷曠則勝之下騎乘籃輿而踰嶺雖不險截而蟠屈高壯實大嶺也行十許里始上嶺顚自此爲淮陽地便卽平衍如長術復乘馬而行橋度和川午飯于村家又踰三小峴至栢田峴海松麻立左右幾至數里滿山皆是木也自官歲收其實至累百石東俗以海松爲栢故名以栢田云夜宿邑底

丁丑雨待晴卽發舟渡西津江江上有德津堂府吏言壬辰之亂官軍爲賊所追至此津時爲六月而氷合凝堅官軍旣渡賊騎隨之半渡而氷解賊騎盡死以此名以德津官設江神位版歲修祀儀云按此津載於輿地勝覽其謂壬辰者誤矣踰天寶峴有小菴在峴腰絕壁上飛閣懸空傍有三石峰對聳楓林泉瀑亦自可意以路險寺廢望見而不之登行蘆荻叢中午飯于南嵐谷村復連行蘆荻中宿于西嵐谷村家地甚幽靜戊寅山雨浙瀝踰薑項峴細路艱險草樹蒙茂上冒傍磴僅僅穿過下峴雨卽晴入平康境

又踰三峴涉三川午飯于注波村踰慈峴涉玉洞川夕宿玉洞驛已卯早發踰玉谷峴月川峴已時還衙是行也凡旬有二日而後返陸行五百四十里山行一百十里海行二百十里捻之八百六十里也得詩一百十五首大抵白頭之山雄亘北方作我國衆山之頭腦而金剛山實爲之腰脊焉蓋一國之宗嶽也內山則巉巖崛奇以勁秀爲長外山則包羅傑特以磅礴爲勝骨立而肉傳全美而無遺欠矣其閎偉廣遠之體雖或不及於智異漢拏等山而若其獨稟天地清淑之氣粹然無一點查滓則宜無與此山亢者

矣此山號名甚多其曰金剛則出華嚴經也曰怳怛
曰衆香城者亦出佛經曰涅槃者乃方言曰皆骨者
以山皆石骨而名曰楓岳者以山多楓而名曰蓬萊
者以杜詩有方丈三韓外之語故遂以智異爲方丈
而以此山爲蓬萊漢拏爲瀛洲乃謂三神山皆在吾
東盖河漢之說也古今遊此山者多矣能得其妙者
盖尠其極意奏大配之於中州名山者固失稱停而
或有以爲實不副名而妄加疵議者亦可謂無異兒
童之見矣然苟不歷觀於東海則終無以恢拓心胸
而盡仁智之樂此余所以不暇顧行程之催趲而必
於歸路游賞者也以一旬之近而遍觀金剛內外山
與東海之勝其忙迫草率勢所固然而第觀人之有
意於茲遊者類多爲造物之魔戲其一生經營而卒
未遂者固不論雖其幸而得償夙願者或自外山入
而觀止於榆岾或自內山入而觀止於正陽表訓之
間或周歷內外山而於東海則迹未到焉或嵐霧以
障之或風雨以阻之或因疾病事故中途而還或當
盛暑而揮汗奔馳於深嵌茂草之中或值祁寒而恐
凍登陟於巖楓盡落之後顧安有一分興趣哉今余
則正當九秋佳節楓葉紅酣爛映一山晃然如萬花

川谷入山之後天日一向和暖無氛雲之翳得以恣意觀覽於仙眞窟宅山海奇勝領略殆盡天之餉我亦不可謂不厚矣至若九龍淵之未賞毗盧峰之不登必有以爲茲遊之一大缺事而余意有不然者茲二勝雖曰奇特其危險亦最甚行險徼幸君子不由也故栗谷先生亦不登賞警懼之意至著於詩文余何敢率意妄動以背前脩之明訓而犯先聖馮河之戒蹈韓子鐫銘之悔哉人之登毗盧者皆眩轉恟慈茫如墜霧脚下亦不能辨徒憑僧輩之指示認爲遠眺輒以誇壯於人曰吾登毗盧頂見某地某山矣又豈不爲矮人之觀場而資識者之一哂哉且雖得賞二勝而舉不免上數者之魔戲則固不能以彼之賞而償此之恨矣以先輩名公遊記觀之其愜意稱心無所窒礙如余此行者蓋無幾焉則烏可無文字之編錄以志其奇幸哉茲用次列道途行邁遊歷景勝爲之記以爲後日披觀引興之資云爾　崇禎紀元之八十二年己丑杪秋上浣花山吏隱記

伊川諸勝游覽記

伊川故多水石之勝以其皆爲吾府蔵心不競經年而未之遊也今年春偶與調元談山水仍起興並轡

而出行過數步見村居歷落寄巖谷間頗蕭爽涉陳
潭潭水清澈湍瀑濺出石罅決決有聲又行數步山
勢隆起諸峰之羅立者爭效奇於馬前覺景色自別
又數步而爲卧龍臺邑中勝觀也削壁磋砑高幾三
十餘丈虬松森列滿厓皆躑躅花時照映一潭其景
益奇恨我早來不及賞也潭廣幾數十畝深處黛綠
淺處渚灘潭中衆石錯峙潭邊又皆白石潭上有臺
臺上雙松偃蹇作老龍形盤石屈曲插入水心渦而
成谷又突而爲臺或平鋪而若床或散擲而若碁或
峭如人立或詭如獸伏殊形異態不可名狀蘆葦離
披於巖石間臘雪猶未盡消樵童繫牛川上入水乂
魚見此悠然有濠濮間想余謂調元曰是潭若在楓
岳之萬瀑則足可甲乙於火龍船窟之間而恨其處
僻而不甚見賞也調元亦以爲然又涉甫田川過孤
山山上稱松數十圍葩始生翠嫩可愛及勝聳壑
昂霄之姿矣涉嶼建潭潭瀑激射颼颼可聽上有三
松眼界明爽又其上爲龍淵山村在其間幽夐迴孤
便有蕭然出塵之意過龍卧巖又過一巖道途之間
泉聲山色無非可以助我興者入小林寺厓轉山回
洞口深邃寺樓名講禪有僧十餘人又有新竪碑涉

南川上流入五松菴架巖爲屋精洒可坐巖上有臺舊有五松故名今只有二又無僧巨師四人棲止焉是菴處地極高俯瞰邑居畦壠錯落山巒泉灘隱見於望裏雖不及龍巖之勝亦有小小佳致又涉南川上流還衙是庚寅二月二十一日也

是月二十四日又與調元及許綄濟卿舟渡伊水水之左右白石頹積羣巖駢立其上卽古城山古者石築城址今尚宛然循覽往跡自有懷古之感過古伊洲鎭至舍人巖此又與龍巖埒奇者也蒼壁秀拔上爲七八峰環巧巉巖勢凌霄漢盤石層峙於下水通浦環廻於前奇巖怪石錯落於水中瀑流觸撥作聲噴薄乘騰如霰雪亂洒水勢清激奔猛甚可觀也踰檜峴幽澗瀉出於林石間其聲鏘然數里不絕沿石龍潭而行潭中有二巖相對號兄弟巖午炊軍池浦踰山道峴傍蛇島龍淵踰鷹灘厓厓極長遠清灘白礫步步可賞灘流遇石汨瀡颼颼行數十里猶在耳不歇踰院峴古廣德院之基也夕抵楸谷村宿翌日早發山腰嵐霧半冪朝日來照相與發輝光景絕奇涉楸谷川踰九蹲厓又有絕壁削立清溪廻環宛似舍人巖境像過王鳳潭涉開蓮川踰開蓮厓自此以

後巖石灘瀑觸目皆是令人應接不暇過臺巖巖鏟
飛流迸落其下又成灘瀑過龍巖形如龍故名過植
松村長松八株森列無學懶翁取種以植者云暫憩
松臺下又得清流絕壁至數步有石臺其傍有蒼石
天成如築便作釣磯瀑流噴射聲極壯至不辨人語
臺壁之上非松杉則躑躅也若值花時其勝必倍矣
至葛峰下僧輩以籃輿來待遂乘而行至山腰暫休
山外羣峰森羅於望裏山頭積雪尚存而道上黃花
爛開亦一奇也踰古歸樂寺基入菩薩寺此寺無學
於至正年間始創　洪武二年重修今其改構者云
居僧只二十餘大雄殿正對三印峰眼界快爽所謂
三印者亦有故事之可記者云前有老檜列立蒼翠
蔚然寺多古跡有一曲徑名無礙氅以青紅段爲纓
無學乞粮時物云木瓢之黑漆者也青紙銀字書華
嚴經一軸延生保命經一帖上端有畫　萬曆丁酉
大明瑞安長公主書並以斑錦紋紗爲衣金光明
經一帖金字書蓮華經七帖上端有畫妙絕可玩其
中兩帖末端書　洪武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敬書且
曰我亡耦徽懿魯國大長公主以功以德如生如存
故厥追修靡有遺憾得此妙經以金書之必是恭愍

王筆也筆法奇妙末書證明師普濟尊者下着懶翁二字圖書又有蓮華經一帖白賈印本筆法亦妙末書施主奉翊大夫前德寧府右司尹李英遠同願善女趙氏妙清前郎將門碩琦又蓮華經一帖以金字圖畫而下書經文其書似亦金字而色頗異心怪之見下端有刺血書及至正九年己丑九月日出血等字乃知和血故其色如許也佛殿左有樹盈抱長十餘丈僧云桂樹而未可詳也過采眞善住兩菴廢基踰浮圖嶺有浮圖四軀又有碧虛天谷翠陰等碑入觀音菴上萬景樓樓下又有清泉石碓自春蒼檜鬱

鼓雲達山圍繞如拱揖狀佛殿上臺有靈山殿施朱炫煜有玉石佛廿五軀居僧只有八人其上小菴名圓明巖壑奇秀翠色若滴稅鞍歇定魂骨泠然不覺塵心盡消矣夜使兩閣梨各作梵唄聲仍使各服袈裟打鑼伐鼓雜戲齊發雖似亂聒無章細看亦自有節奏非閒習於平素不能矣僧言山虞名高達者逐猪山谷猪是觀音變身帶箭入窟化其本形高達因此戒定修道成佛今窟中尚有箭鏃此山本名雲達而改稱高達者以此云其言誕甚而亦足爲山門一古談也居僧三十人頗有識字可與語者是夜雨作

翌日猶不止雲氣籠罩山頂幾蔵全面隱見於煙靄之間此景眞堪作畫圖也義相臺在絕頂上有菩薩菴辟穀僧居之路險不得上濟卿强策登覽而別無異觀云矣菴僧進猪毛筆請書菴額書與之留滯無聊使老僧桂華讀楞嚴經倚枕而聽復使僧輩陳雜戲而觀之天明雨乍歇遂登輿而行穿過山頂路極險截積雪沒脛幾危而安是爲高達峴過靈隱菴廢址自此又屢得佳處使善唄僧學文坐灘上作唄如數部鼓吹巖谷皆應聲出林樾間更覺奇絕至無量谷巖巒聳秀成削如高人特立而翠嫩明麗姿媚横

生四山合沓如張九疊雲錦幽奇蘊藉筆難盡述巖盡即曠然開豁又是別一境界也到此爲谷山地而高達山餘支也泉石灘灣曲曲愈佳與二君吟眺移時不忍捨去午炊梢村踰魚鹽峴過此還爲本府地橋渡麻灘觀葛山湯井入甘露寺井舊有八其五塞其三通覓入井臭穢而烈有硫黄氣温熱則不甚焉有痼疾者浴之頗有效 世祖嘗臨幸有行宮今毀今之寺基即其處云葛山直對寺前如屏障之遮地勢頗高闊矣翌日將往廣福復涉一灘橋渡箭灘翠石白沙亦自有佳勝踰自作峴少憩辟暑亭長松離

立鳴灘流於其下心境頓覺疎暢又舟渡玄石津船出入津過丈人巖酒巖巖有小穴穴中有水人取飲之味似酒故名云踰松厓入廣福洞四面羣山環擁如鎖中開大野田疇綺錯晃朗夷曠別作一曲洞天山村滴瀝雞犬靜寂入此心神窅然覺武陵桃源不是過也一洞之中盡是清泉白石而最奇者釜潭也窪深若釜瀑流從巖石而下落於潭奔掣甚壯潭水湛霽凝有陰罨石上刻朴學士元手書一律余慣聞廣福爲伊州之絕勝今見良然洞府極其深阻而既入之後爽豁無比田園又有橘洲之美足爲遯世長往之樂土而曾未有來卜者亦無遊覽而記其勝者無乃天慳地秘以待其人歟回到水門盤石泉流似釜潭而小水中有石號船巖巖上連穿七八穴古所作門者云又至寺洞觀古廣德寺舊址有雙塔及破浮圖階砌泉石堆積甚多可知其爲巨刹也仰見陽陰山雲霧罨冪俄而山雨霏霏飛雪撲面急入村舍以避之復渡船出入津到加里州村宿翌朝過使君巖下有蒼壁水廻其前踰廣峴峴底巖間又有雙瀑下垂如匹練踰犬灘厓門巖院峴鷹灘厓山道峴午炊漢池幕村復踰檜峴涉伊水還衙

中臺寺在鶴峰山距本府二十里亦有勝致可賞三月初一日舟渡釜端津遂入寺登福興樓下臨幽澗上對翠巘遠瞻安峽諸山江水映帶左右樓極軒敞爽朗清風自來襲人古有無住菴在寺顛無學所住也今毀爲蓬田洞口山石犖确行逕屈折頗有幽邃之趣新造金佛置在別堂姑未安禪室矣調元濟卿追到使僧輩伐鼓打鑼陳雜戲足可暢懷所恨僧太少寺太小不與景相稱也

陶谷集卷之二十五

陶谷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傳

柳監察五世傳

宋正父子傳

題跋

書程總兵龍皇華集後

歷代律選跋

題八家律選卷首

書族姪普興所藏九代祖僕正公手筆後

南厓沈公大統曆日記跋

書尤菴先生行狀後
東海神丹跋
書亡兒遺墨
詩卷題語十六則
祭文
祭閔相國鎮遠文
祭亡子文
先山立碑後告亡子墓文
祭堂弟時甫宜益文
雜著
科策
耆老所題名錄凡例十二則
祭式
遺識

傳

柳監察五世傳

柳自湄文化縣人高麗大丞車達之後車達六世孫公權事麗貴顯公權子澤孫璥曾孫陞玄孫墩俱至大官著於史墩之孫曼殊始入本朝爲贊成事效於芳碩之亂曼殊生原之商議中樞原之生洽基川縣監洽生公　景泰辛未登文科　文宗元年也歷官至司憲府監察及　端宗遜位自以世臣不忍負舊主即薙髮衣緇遯于首陽山之神光寺棲焉中子集

賢校理軽欲從之公曰吾雖自棄於世汝則不可可仕於朝軽遂仕官至贊成軽弟軒以文科進官至大司憲亦公命也軽軒每請覲輒言父得狂易疾時六臣禍慘而公與柳先生爲祖免兄弟末子爲成先生孫女壻門戶相連公又標高自異懼及不敢直言托辭於病云公後又移住西山其前後必入此二山者意義不偶然也公既老謂諸子曰余之托迹空門非悅其道也吾死不可茶毗但吾不能痴君毋葬我先人墓側題墓以本銜毋書爾曹推恩職也蓋其子孫所記如此公有子七人長輪縣令次卽軽次軫次卽軒次轅縣監次輔直長次輯正郎後孫徽弱不振遂失公衣履之藏　肅宗辛酉後孫世昌得片碣於楊州之漢洞書曰司憲府監察柳某之墓字畫宛然而封塋不修於是諸孫相與悲泣謀改修封塋而事鉅未及竭後爲人所潛去歲庚午後孫祼若亭培與諸孫十餘人會墓下覓其碣還竪仍加其築而蕆之祼之子世茂謁李參判綏得其表章文字以揭墓左其文盛稱公節義至比之清寒子公之跡自此將大顯云

贊曰媿節墨台悅卿其卓援公比隆斯評可繹

柳仁善字公叔自湄再從孫　弘治壬子生居抱川縣西自作村　嘉靖中薦爲四山監役俄見罷孝於親與弟縣令禮善奉事恩善參判智善虞候貞善同居未嘗暫離朝家爲旌其門曰孝友門門前有井兄弟共飲又號孝友井同縣人楊蓬萊士彦爲作孝友門傳其略曰公秉禮律已治喪葬有聞薦祭祀必親五兄弟同一閭極友愛愍其貧匱故作耬蒲戲陽負而與之貨庭戶無間言于弟無過舉對之其儀可度如玉雪照人在官僅數月所監人皆追思泣下稱以父楊標致不羣以同縣其言如此可信也夫禮善

贊曰張公百忍千古嗟稱五柳同門厥嫩可承柳澍字應霖自湄五世孫　隆慶戊辰生爲文高選發解有名光海癸丑廢　母論起率鄉人抗疏請斬王其論者其疏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天經地緯亘萬古無時可墜熄焉則禽獸而已夷狄而已茲者賊臣李偉卿鄭造尹訒等肆其悖惡傳會兇說必欲廢　君母而後已慈殿於不測之域納吾君於有過之地掊擿之詬辱之是非辱　慈殿也乃辱　殿下也非辱　殿下也乃舉一國歸之禽獸之類也豈

不痛哉　殿下只以造訞爲過激然則　殿下以造訞之言爲是耶不然何不斬三賊之頭以慰　慈殿以謝臣民以洩神人之憤乎罪惡昭著國人皆曰可殺而　殿下曲庇之臣等之惑滋甚論思言責之臣畏觸兇鋒莫敢請罪今日三司皆鄭造也人心疑懼正論憤激　殿下何獨惜此三賊而不念倫紀之重不恤　宗社之危乎疏上光海大怒欲殺之有救者只命禁錮十年蓋其家錄如此而遂菴權文純公取以表諸墓可垂百世云公家素温村隣多丐貳救券漏室任其朽滅有長者稱居陽川月村丙子虜難盡室下嶺南之晉州越四年而歿歸葬抱川溪流村先塋有四子長軒吉自有傳次軒未登仕以散階爲司直云次軒一次軒哲次軒訟公贊曰尺疏誅奸氣凜而壯疇敢不信寒水有獎

柳纘緒字叔胤弟弘緒字季胤俱仁善孫壬辰島夷之難弘緒負母尹夫人過賊陣賊覺之遂刃尹夫人纘緒覆其上賊又刃之母子一時併命弘緒在兩屍下得不死然創甚瘡廢終身朝家賜復以旌其孝弘緒墓在抱川先塋纘緒葬坡州泉峴村弘緒子觚子航無子以軒哲爲嗣軒哲字仲輿亦有孝友行子裸卽蕆

監察墓者也

贊曰或負或覆甘齒兒刃母雖不幸有孝二胤

柳軒吉宇德輿　萬曆甲辰生五歲能綴文長而游場屋有聲三十始登上舍除　厚陵叅奉丙子之變將載祭器浮海赴難爲母夫人泣挽南下晉州亂定朝廷雖不問心不安遂棄官居抱川武夷山下與諸弟奉母歡怡性至孝父病斷指及喪啜粥三年既老而不食厚味曰奉老之人當有遠慮洎遭巨創年已七十而猶啜粥如前喪弟泣諫不從免喪數年竟憊綏以終壽七十七葬于抱川先塋無子以弟軒詵子

祫爲後公有操守賊臣自點屢注華選欲令造謝而終不一踏其門南人喜爲鄉賢祠稍有名稱輒祀享之公沒後晉州人言公在晉當立祠而今未也幾甸士風殆不及吾土也云

贊曰孝在人道實源百行公允蹈之事可垂永

舊史氏曰余觀柳氏五世其事蹟俱可稱焉監察公事尤卓絕奇偉金東峰殆不得專美矣然東峰則其名久益彰徽婦人孺子類能誦之公則絕無傳道之者國史雖秘不可考稗乘野錄亦無一言及公者何哉豈逐世則同而一顯一晦或時有不同而然歟且

余嘗出按海西駐節於海州氓俗無言神光遯跡事者州有志至記高麗時事而獨於公事乃反泯沒抑又何也公之子軽固官贊成而軒則未聞　國朝文科榜目只有柳軒一人官大諫而此則　宣祖朝相臣永慶曾祖而系出全州今亦有子孫顯者非此人明甚他爲大憲之軒諸書皆無有焉此亦可異柳氏譜云公官縣令豈亦監察後職耶大抵公之事蹟黜昧不可爲準而今幸李參判揭文以張之李公曾任太史是亦一史臣也其言足以傳信於後矣司直公請斬三賊疏言言凜凜讀之令人起立當時洪茂績鄭澤雷趙溭等疏至今稱直言而亦瞠乎後矣獨怪諸人率不免迸投海島或拿鞫而公反置之不問者何歟及正後大施彰褒之典如洪趙諸公皆直叙六品下此亦筮初仕片善不遺小謹畢錄而獨公以如是之奇節十七年不調終於久於儒冠亦何歟光海時連姻禍家者時在京輩隨記耳目所及以授禍家其家今尚傳藏余嘗得見諸疏無不具載而公疏則不載其他野錄文集一無所見豈此亦有顯晦而然歟然今得遂菴之闡揚眞所謂附青雲者將不恨於前日之沉晦矣監役之敦孝友表厥宅里績緒兄弟之

衛護母不顧賊刃衆奉之七十而慕祖孫兄弟行誼超絕大爲門戶之光嘻乎其亦盛矣

宋正父子傳

宋大立字信伯礪山人其先有松禮者仕高麗爲宰相松禮七世孫侃　端宗朝巡撫南方聞　光廟受禪歸卧礪山不起已而又深入興陽海曲居之子孫仍爲興陽人公侃之六世孫爲人慷慨饒膽略輕財重義涉獵經史餘力學武事輒盡得其妙　萬曆甲午遂登武科時新經倭寇之變湖西南陷爲賊藪公弟希立爲智島萬戶公移書諭以同赴統制使李舜臣麾下協力討賊托其母於同福縣監宋斗南斗南公族也李公雅知公忠勇及是大服其有忘家殉國之志傾心相與又以薦譽於都元帥權公慄丁酉倭寇復大逞權公差公倡義別將使捍沿海之賊時賊勢頗張而我軍少無以抵敵公遂諭集亡逃者廣募義旅拒守興陽之尖山軍容稍盛人恃以爲重是歲三月賊船三十餘艘犯寶城津公率勇士崔大聲等急往禦之獨射殺數百人又有十餘艘犯興陽望諸浦公移陣望諸大鞫之殆無遺者唯九賊逸公單騎追之戢八賊擒其一方旋馬忽有伏兵千餘突至勢

如風雨公益厲氣鏖戰揮劒奮擊自朝至暮未嘗少
却賊衆爲之披靡尤憚其勇銳不敢直逼遥以砲丸
中公脅公乃下馬北向再拜而絕四月八日也得年
四十八事聞　宣祖特命贈官兵曹參議及勘宣武
勳錄公原從一等後旌其閭曰忠臣之門公始仕爲
部將陞至訓鍊副正其爲訓鍊正資陞禦侮將軍則
蓋以軍功云子三人長訥宣務郎次謙武科咸安郡
守次諶

諶字士允參議攸時年甫八歲輒悲憤不欲生見者
哀而異之十二學史記於同縣長者能通大義又善

局戲專業者莫及長者以妨學呵之公謝曰兒志在
復讎讀史所以欲究古今事變耳習此技所以欲得
運機決勝之妙仍涕泣橫流長者爲之改容後數年
均田使權縉來檢湖南民田覈其漏免者公亦被追
仰呼曰公欲殺抱大志之兒乎縉心奇之陽怒曰汝
有何志速就刑吏曳出之公奮迅而起杳如飛鳥追
不能及縉目送之曰此兒勇健他日必大成其勿問
稍長文詞日就筆翰亦工都事金時讓將汰講校儒
公自請講兵書時讓見其讀誦琅然惜其才勸以儒
業公不應遂以　萬曆甲寅中武科成北邊還杜門

養母不求仕　仁祖改玉具綾城宏統制三道聞其賢辟爲幕佐甚任之及歸仍置門下撫愛如子姓薦爲武兼宣傳官稍遷至全羅兵馬虞候乙亥除洪原縣監明年虜難作爲斥候將從北兵使李沆南兵使徐佑申進陣至楊根時賊勢甚盛沆等畏怯故爲遲留公據義責之沆等頗不悅亡何和事成虜兵退去而蒙古兵從北路還者大肆搶掠朝廷命乘機追討適將中營者以病辭軍中推公有將帥才代領中營兵至安邊南山驛與賊遇沆等又遲留不進使公獨前後營將韓着英裴命純領兵往禦之公曰賊姑示

弱耳若伏兵猝發以孤軍難可抵敵不如全軍並進沆等曰唉千句之弩何可見鼷鼠發設如君言吾輩當繼援公不得已合三營而進賊衆果從山谷間出彌蔽一野其勢莫遏着英命純俱死之公大呼請救沆等已遠遁矣官隷朴貴鶴者控馬而請曰大軍旣逃公宜姑爲左次以擬後圖徒死無爲也公慨然曰此吾死所也安可偷生重負國恩且吾先君年四十八死於丁酉倭難吾今年又四十八死於丁丑胡變事非偶然亦可謂善繼吾父之志矣爾勿言一軍爲之感泣公終日發矢手指盡落矢盡乃擧劒擊賊劒

亦折公遂死於兒鋒陪吏姜忠老亦死實丁丑二月十五日也後贈公左承旨又旌其閭有三子長文祥通德郎次文祐文亭俱登武科

贊曰　宣仁兩朝之際南北兵戎之禍極矣其間死綏立懂者殆難一二數我　祖宗培養節義之效可見於此矣至若一門同死於義者莫盛於高招討父子而一時俱全忠孝髣髴成陽其死雖壯事非新覩猶未甚驚異今宋衆議父子則丁酉之於丁丑相去幾及半百載而父子殉國前後同符又其壽年同而歲紀同屬於丁其跡益奇實前古之所希聞也夫跡奇而事益偉事偉而聲動人耳目者益深嗚呼是可傳也已是可傳也已

題跋

書程總兵龍皇華集後

皇明程總兵龍以甲戌奉使我國既歸取其所作與我國諸人詩合成一集付之剞劂而我國則無板本鮮有藏弆者余偶得於人而傳寫焉程公武人不閑文墨詩極陋拙殆不成語不足觀也然是後數年有南漢之事　天使不復來而世界遂至於此今見此編慨鬻喬黍之感自不能已詩之美惡固不暇論也

此余辛勤傳寫之意也噫甲戌周甲後三十四年丁未陶山居士識

歷代律選跋

吾甥沙熟金會一蒐輯唐宋元明諸詩人短律五七言若而篇朝夕吟諷間以示余余曰自唐而明詩人甚多而爲卷者只四其選固艱矣然其時代之高下制作之粹駁不可不知也唐以辭采爲尚而終和且平絕無浮慢之態所以去古最近末流稍趨於下則宋蘇陳諸公矯以氣格後又不免粗鹵之病而元人欲以華腴勝之靡弱無力愈離於古而莫可返於是

李何諸子起而力振之其意非不美矣摹擬之甚殆同優人假面無復天真之可見鍾譚輩厭其然遂揭性靈二字以譁世率衆而尤怪僻鄙倍無可言矣錢虞山至比天寶入破曲以爲國運兆於此非過論也此四代詩學遷變之大較也是編雖遍錄四代之作而淘其精汰其滓鮮有不中選者會一若就其中深究高下粹駁之別知所商量則幾矣余素昧詩學猶知温柔敦厚四字爲言詩之妙諦而朱夫子與輩仲至書爲至論於是乎言若其傳寫筆蹟皆倩親族朋游而不拘腕法之工拙則又可見會一篤於人倫纏

綿不解必欲造次流覽之間常如其人之在傍其亦可尚也已歲舍已酉中夏陶山老夫書

題八家律選卷首

詩之有律自唐始唐固爲後人準的然竟無一人能及之者以其型範自在而神韻難求也矧此蕪陋偏邦不及中土遠甚雖極力摹倣曷足以髣像其一二哉是以　國朝三百年來非無鴻匠鉅筆率不無可議是豈盡其才之罪槩亦爲風氣所局不能自拔而然耳今欲選東律只合降格而求之不可一切責以唐調如佔畢之蒼古訥齋之奇崛容齋之老實挹翠之俊邁湖陰之工緻穌齋之沉着芝川之勁拔簡易之矯健大都出眉入涪意深而語確比之業唐而綿淺無意味者固自有勝何可以非唐而廢之哉遂就八家各有抄選於畢於容於翠俱得四十七首芝一首訥得卅八首穌得卅二首簡得二百卅五首合成一冊用作閒中流覽之資其五言當續有所選云

書族姪普興所藏九代祖僕正公手筆後

右族姪普興所藏九代祖太僕公手筆也　弘治元年爲我　成宗大王十九年戊申距今二百五十一

年誠古矣公之墨蹟後孫多未得見今忽爲族姪所有亦奇矣此文券本藏於崔同知邦彥家盖崔公爲李頫外裔孫而李無姓孫其田僮歸於崔氏故券亦爲崔有也余數十年前聞有此委叩崔公覓見之以其爲崔家世傳券記不得携來只摸公署押以來矣今普興求得於崔公後孫粧績作帖以爲永遠藏弆之計其爲先之誠可尚也已余固昧昧臨池事然竊觀公筆頗得吳興遺意而不爲所囿閒肆有古氣可想才美之一端矣公素有抱負在布韋輒抗論　國家事　上奇之下教承政院褒以能文特拜宣傳官

已何登文科亞元歷敭臺閣以正言上章極言無非懋學修政之實　上嘉奬命餽酒時臺官劾文衡非其人將出其代　上重之使廷臣之有文者各薦所知公與金馹孫俞好仁等薦洪貴達遂以洪公爲大提學時又有擇儒將議李公鐵堅武而爲大憲贊成者也爲時名弁薦公及金相壽童鄭子堂三人以爲可合爲將事俱載國史於此可見一時朝議以文武全才許之也家傳蕩佚不知公卒於何年亦不知享年之幾何而以官位推之似以享年不永未究大用而然矣此豈不爲後孫之遺憾也耶公之墓道

文字亦無傳今敢略記所聞於此以補家乘之缺李頫全義人泰判昌臣之子擢魁科官至吏曹佐郎以兄顆被誅坐廢而終云

南厓沈公大統曆日記跋

故大宗伯南厓沈公嘗於丙子丁丑曆書中牕記公私事跡而特書其仲氏忠烈公殉節日月沈公後孫觀察公粧池爲帖題跋而記之又使知舊之好事者續書其末余惟世之人苟見有先故手蹟遺落於篋笥者必倍加奇幸而藏弆之乃若斯帖其奇而可寶者不啻多焉噫兵戈搶攘舉國糜爛雖如周家之弘

璧琬琰亦不能保守此獨不歸淪失而傳之至今斯一奇也昔蘇長公記四菩薩閣以蓄及三世爲難蓋世之至三則爲再易子孫傳之愈久愈見其難今至觀察則恰五世而計其曆又過百有餘禩矣其不爲難之難者乎斯二奇也冠裳顛倒陵谷遷變中華文物邈不可再覩而乃於卷面蒼見大書 皇明大統曆數字譬如瞎人摘埴無所指索忽有太陽餘光閃爍於瞌瞌之傍斯三奇也忠烈公不忍以禮義之身汚鑊於兇醜之手爰暨哲媳偕成鼎發之忠其事又記載於是編使見之者肅然起敬斯四奇也夫萃其

奇至於四而其爲寶益重宜觀察之鋪張若是而如
余老朽亦不得不忘拙附書也

書尤菴先生行狀後

右尤菴先生狀文一通晦谷申公所述也晦谷公雖
非及門之士盖自承訓舟村公與夫摳衣黃江教席
而淵源所漸染固不可誣矣是以知之益親切言之
有精神乃如此夫豈强索皮膜之外苟爲贊美之辭
者所可比倫也哉至其末後士林疑貳門庭釀變之
際而曲折頭緒瞭然明確有足以莊異論之口而閉
俗尚之陋者其有裨世道也可謂大矣奉閱訖略識
其末

東海神丹跋

嗚呼此吾亡兒普文之所輯也兒酷嗜文章坐卧不
離旣而悟華藻之爲末技頗留心正學篤修不懈常
謂我東諸賢師法尤近間摭取其遺事作爲一冊手
寫而自序之置諸案頭臨絕亦玩閱朱書其志尚益
可見也然阨於短造卒未能究其業斯誠千古之至
哀也兒旣亡痛其遺蹟之泯泯無傳以其手寫者藏
弆篋笥以待爲其後者畀之而就原冊更加釐正而
改書之仍略識其後如此是歲庚申之八月父窮獨

人泣書

書亡兒遺墨

右文宋二賢語及花浦洪先生燕獄詠懷之作卽余亡子普文遺筆也兒性慷慨喜談節義嘗奮筆書此其所感者深矣兒亡惜其手蹟之泯沒遂取此摹勒以替顏面悲夫歲辛酉暮春陶谷窮獨叟泣識

詩卷題語 十六則

肅宗癸亥余年十五始冠昏甲子乙丑丙寅之間隨先君往海西關西山川樓臺頗多游歷所作皆散逸丁卯又隨往南漢已巳時事變擧家退居鄉村初自高陽風谷轉移廣州楮湖鍊業勤篤作詩至累千首甲戌春負笈往豐壤山寺質問論語於農巖四月時事又變隨還京第十月登第未釋褐前所作收拾爲二冊名之曰螢牖錄

余登第卽攝職堂后遞而復入前後至六丙子選入翰苑有故不得新薦滯下番者周歲陞上番後入直又幾一年間移說書者三三四年之間往來史局春坊之直閒日常多旣陞六品屢拜文學司書兼司書兼文學兵曹佐郎正郎又選玉堂歷拜副修撰修撰副校理校理副應敎應敎戊子陞拜承旨是後又三

入喉司以是十餘年間禁直居多所作詩若干首名以豹直錄

己丑爲養得伊川既赴歷賞境内山川又游楓岳伊川古號熊耳所作詩名以熊峽錄

庚寅春以伊川府使入爲吏曹參議在任才九朔以下邑宰拜要顯職可謂喬木之遷矣還朝一年餘所作詩不多只挽詞十餘首名之曰鶯遷錄

辛卯以刑曹參議拜慶尚道觀察使上營十朔而遞歸以被右相趙相愚劄斥連章祈免不得出巡道内山川名勝一未游歷只於赴任之路一登梅鶴亭遞職後暫游星州雙溪寺陜川海印寺及大丘壯節祠畫巖達城數處而已以簿牒繁委無暇吟詠作詩甚少取若干寓興之作及挽語數首名以鰲藩錄以其道號慶尚盖用慶州尚州二雄邑名而慶州古號金鰲故以此名其錄

壬辰以　中宮痘患平復稱慶取士提學李墍掌試顯有用私之迹國言喧藉而人莫敢言余以諫長疏斥囚覈之事遂大露墍被謫中試者四人扳去由是其黨憤怒特甚構捏罔極余在嶺南偶有杖斃者其黨嗾嶺人使之合通諸道上疏請余罪數三年來積

困唇吻正所謂如蜩之喧如羙之沸者也遂名詩稿曰蜩羙錄

甲午以大司成出黃海道觀察使八月到界遍巡一道只兎山未巡歷覽山川勝槩如海州之首陽山廣石石潭結城挹清亭芙蓉堂黃州之竹樓月波樓太虛樓長淵之白沙汀平山之蔥秀山金川之映水屛無不遍覽翌年八月辭遞十月以吏曹參議還朝在任時所作詩名以鵲梟錄蓋鵲川卽海州地而方伯之營在海州故也

乙未自西還自是年至庚子所作詩名以龍谷錄取所居洞名也以中罹草土所作不能多

庚子以禮曹參判加階差冬至正使赴燕途間與副使李喬岳書狀官趙榮世有酬唱詩各體三百九十二首編爲燕槎錄

辛丑使還又奉使江華府歷判禮吏刑三曹至十二月士禍大作余首被削黜繼有遠竄之啓棲遑郊坰丑牛也是年所作名以牛歲錄而壬寅作四首附於下

壬寅六月竄雲山郡至乙巳正月始蒙宥在謫四年爲九百二十八日也所處卽關西之深峽跫音斷絕

閒居無事只讀書看文字而已絕不吟詠所得僅六十餘首目之曰鵬舍錄

乙巳正月二十七日自雲山謫所發程至二月初九日入京赴謫時 景廟新登寶位及還 弓劒已遠山陵甫畢 先朝耆獻夷戮無遺而僅保性命者天又不憖撫舊傷今心緒可知華表城郭之感有不足言矣遂名是時所作詩曰鶴歸錄以志其悲

丁未秋又一滄桑矣余罷相歸陶山先墓下結屋而居之閒因國有變故奔問而歸者亦屢而以陶山爲終焉之地故名詩稿以狐丘錄

壬子余在陶山是時以彼國史書有誣 先朝語遣使辨之彼國許示以改正本我國以此爲恩將遣謝使時當炎瘴時輩皆憚行宗班亦不肯往遂以余差正使余時年六十四衰病侵尋實難遠行再疏辭不許有未安意不無憚勞之嫌黽勉承命而往風呻雨喟輒以詩發之凡得三百五十首名以驢跡錄以其再役始同磨驢之踏舊跡云爾

壬子十二月燕行復命卽出玄石江上 上以余處鄉下嚴教至有臣子不恐聞者遂入城待罪 上勉留慇勤不得已仍留中間受暇下鄉欲尋遂初而以

病不果至乙卯春拜領相遁歸陶山力辭會有兇黨
疏探 聖意者事機可虞上章陳戒大忤 聖旨特
命削職亡何因國有喜事混入蕩宥之中叙付判樞
轉領樞五六年之間連在西樞其間所作名以鴻樞
錄鴻樞者西樞也
戊午余年滿七旬是後所作目以鮐背錄詩云黃耆
鮐背註黃耆老人之稱老人背有鮐文余壽臻古稀
可謂老矣而老則鮐文在背固也名之以此豈不然
乎

祭文

祭閔相國鎮遠文

嗚呼哀哉世運之陂國步將蹶公惟秉義一柱其屹
高揭倫彝力扶憲綱忠言欲謨詘而愈章公今永逝
孰捄胥溺天警人孽莫保昕夕英魂不昧應有潛疚
翼我 聖考承句陰祐言至於此余心若擣哀涕范
祈美公命好完名大節耿著青編持此而歸公自充
然後死之悲昌其有既單杯告訣萬事已矣嗚呼哀
哉

祭亡子文

維歲次庚申六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亡子普文之

樞將鞠而歸於楊州北溪之阡前三日己卯老父涕泣爲文而與之訣曰嗚呼天乎汝今捨我而何之乎余年踰七望八就木之期只在朝暮余死而汝持衰扶杖以相其終事此固人理之當然而今乃一切舛逆汝以芳年奄見萎折而余則尚作人猗以白首殘齡嘐嘐而哭汝此何理也此何理也且人家禍患之來宜有限量吾家閫逢之禍酷矣宗祀絕矣門戶亡矣雖等閒行路亦爲之隕涕然幸而得汝於一紀望斷之後吾意天其悔禍迓續既絕之緒而汝又稟姿俊偉神精聳拔依然我先君典刑其生也似不偶然又於中間屢經危疾而輒見回甦則益意汝克有成立以承先業也今茲之禍夫豈夢寐所及一亦稀有再之尤爲古今所無豈余行負神明罪通天地殄滅余八十垂絕之命未足以償當罪負故遂使汝替受其罰耶汝之無辜替受余罰固爲慘毒而夫以我先君之厚德深仁不能庇覆後承此又於天理寧非乖刺之甚哉哀哉酷哉余以庸品冥升至此鶴軒鵷梁踰濫極矣而性甚拙澁不敢以顯貴加人畏慎自飭未嘗妄有營求則庶幾天或見憐雖未得如他人之子姓繁多富厚燁赫而父子二

人相依爲命舍菽飲水粗保餘齒此於區區涯分豈
必過奢而然於此猶且靳嗇之降此大勦殺使汝抱
至恨於冥冥絓結以終古使余生無扶將永爲惸獨
之人死絕收屍任作烏鳶之食此又何爲也哉人或
以農巖喪君山事比之而農翁則只係一身之窮厄
文谷之祀固自如也又其棣華韡煒其出亦盛夫兄
弟之子猶子也舉以繼絕亦何異於已出哉汝則異
於是汝死而先君之祀無托矣吾與汝兩世無連倫
矣汝又無子矣無女矣後事亦姑無指準矣又不可
以農翁比之矣夫以農翁之邃學達識尚不能自抑

其悲痛之情累發於哀誄之文況如吾之陋劣無似
又其所遭浮於農翁則其何能有所排遣耶哀哉哀
哉痛矣痛矣人皆勸余勿復入思猛用工夫於忘之
一字余亦念吾若過哀致傷踵汝以死則其所絕滅
尤爲促急而汝之後事益無可奈何故强食自護務
以久視爲期而梨鮐之人縱無悲哀之摧剥豈得無
死長存而所謂忘之一字亦有行不得者何也汝天
資夙詣志尚又與余同凡余之所爲大小洪纖汝無
不與聞披冊則見其筆焉觸境則愴其跡焉隨事隨地無不發見此
想其接焉觸境則愴其跡焉當事則思其言焉遇人則

皆種種難忘處其所發見者歷歷在眼而其人不可見則哀固隨之矣是則終余身而哀亦不止矣哀不止則忘亦何可得也余於此亦無可以破碎此一關只得闔眼默卧撫枕捫壁使凡世間萬事不入於心則睡以繼之矣睡時固可以忘矣而夢寐間忽見汝來坐余傍宛如平日不覺驚喜而自寤則又失之矣此又別一難忘處也除是長寐無聰永無夢覺之倪然後始可以言忘矣如是則乃死也死者人之所甚惡而余則以此爲安至有冀祈之念亦可見情事之孔悲且慘矣嗚呼汝有出天之行誼出人之才識其

他衆美不可殫舉而限以短造不得表見於世終晻翳以死與世之鄙汚嵬瑣之倫同歸於泯滅斯寃斯酷孰與汝並哀哉哀哉痛矣痛矣余今自力衰軀隨汝柩往觀汝入地以汝孝心割父母之愛永隔幽明應有睠顧而不忍違遠者矣然汝之二母之葬只在汝墓之傍側汝嘗以幼年失恃爲至戚庶可以母子相見少慰素心余亦前期非遠地下逢迎之樂可續人間未盡之緣汝須以此自寬而無或有躑躅不前之意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先山立碑後告亡子墓文

歲辛酉二月二十日乙卯老父來撫亡兒普文之墳
哭而告之曰自汝之棄我而逝歲月流邁居然一朞
將周矣哀汝冤汝惜汝戀汝結在腸肚欲忘而不能
忘寤寐摽擗若受鋒刃如是而尚今支撐豈人理之
所可堪哉汝常以我先君桓楹之無樹爲恨及夫刻
事之成至欲扶病出往親檢竪立至于今茲此事始
就儀物畢備塋隧改觀余懷愴幸冐有窮已而汝則
已矣冥然莫覩想汝有靈亦必飲泣於地中思之及
此心焉如割今日卽禁火辰也例有上墓饋享之節
余之此來兼欲躬行奠祀而時甫之喪適出此際此
弟之孫乃爲汝後者吾家之種種不幸亦不可言矣
既未行祀略告端由而立石之事尤汝之至疚耿結
者不可不使汝知之茲又槩及嗚呼痛哉

祭堂弟時甫 宜益 文

嗚呼時運之乖嗇薄滿世有一違是天必椓殪久知
其然益驗昨歲號呼冤迫尚有餘涕扤我愈酷又哭
吾弟嗟惟吾弟美質天啓子諒惻怛修潔愷悌塵塗
眯眼不受滓翳嶺表聯床尤悉鉅細晚宰南土氷蘗
自礪墜彼夸毗素操靡替原厥始終匪今攸例默觀
斯世宜君長逝處得其所應亦愉快哀此老惸孤廓

垂斃暮境依倚惟君棠棣東瀛之出尚恨遠邁幽明永隔曾豈慶計余窮孰恤荷君相體勇捨所愛許我爲繼先靈弗餒宴君大惠旣同一家誼情益倍凡諸商量奚所不逮今焉已矣一歸繆盩竊而益竊余生何奈擬托阿彥以續心契君在九原庶獲保濟念君鞅行于湖是痊余耄且病莫攀征轅詞以告訣倘有不昧嗚呼哀哉

雜著

科策甲戌

王若曰聖王之爲天下國家自有大經而亦各有一時之便宜權輕重審取舍以能治定功成而傳之無弊可謂難矣若稽唐虞垂拱平章治升大猷尚矣無容議爲三代迭興質文異尚而不能無損益之政亦由於時勢之使然歟封建井田固聖王之經法自秦廢棄之後終至莫能復古亦有所難行者歟三物賓興選士之良規而孝廉詞賦之各殊其科九載黜陟考課之令典而殿最循資之屢變其式亦皆隨時適宜不得永久遵用歟什一之稅何其裕於古而不足於後丘井之賦何其行於古而不合於今歟至於

律令之增刪錢幣之輕重代各異制沿革不同
皆可詳言其得失歟予以否德繼承基緒凡諸
政令一遵成憲夙夜祗懼罔敢荒墜而歲月逾
邁治不食效國勢委靡獘瘼滋蔓姑舉其大者
言之非不欲懷保小民而恒產不贍流散相繼
非不欲修明軍政而闕額未充操鍊多廢量田
所以正經界而豪右之類藉而兼幷號牌所以
記丁口而遊惰之徒因以冒僞蕩滌逋欠則下
戶未蒙其實惠鑄減大同則經用輒至於難繼
以至刑獄多滯而寃枉未伸選舉不公而躁競

成風文武恬嬉紀綱隳弛庶事矛盾無一篤志
此皆法久弊生所當改紀者而予未得其要歟
抑時運將否人心日偷而有不可挽回者歟子
大夫平居憂國講究治法必有救時便宜之策
勿以程式爲拘其各悉著于篇予將親覽焉十月
二十二日殿試二十六日出榜以三下
登文科丙科第五十一月初四日放榜

臣對臣嘗讀漢臣董仲舒對策以便宜更張爲急務
而有曰陛下將欲興休德明法制建太平之業也既
又曰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失
嗚呼觀仲舒此言則知武帝所以親策賢良者其意

甚盛而以仲舒學問淵源蓋亦難乎其對也今　殿下降明旨詢多士深憂乎法制之弊而便宜之失曠然使草野微賤皆得自竭其愚此武帝興德明法之心而其誠意勤懇殆有加焉顧臣材朽學淺不及仲舒萬一何足以對揚休命雖然所聞於師則有之矣請爲瞽御者誦之而　明王擇焉臣伏讀　聖策自　聖王之爲天下止得失歟臣圭復再三隕越于下臣竊惟帝王爲治之道固有不易之常經而亦有一時之便宜蓋古今之治體不同前後之制法互殊行於古者未必適於今宜於前者未必合於後政由俗革而不可以循常時與勢變而不可以泥古則信乎便宜之道有國之不可無者也是以古之聖王察其輕重之權審夫取舍之幾成一代之治理垂永久而無弊則夫豈若後世之昧於時宜漸歸不振者哉雖然徒知便宜之爲貴而不以正心爲本則尚何望收實效而做治化乎故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源爲人上者盍及其本請就　聖問謹稽于古曰唐曰虞垂拱南面於變之化固無議爲尚質尚文與世推移損益之政三代同然封建之法井田之規固是聖世之美制而逮至暴秦廢而不復亶由衰季之不遵豈曰時世

之難行哉成周良規用三物以賓興而孝廉詞賦之選肇開於西京之時虞朝令典有九載之黜陟而殿最循資之例屢變於輓近之世雖曰隨時而適宜未免棄本而取末何足道哉古有什一之稅而今則不裕古有丘井之賦而今則不行先王之美意隆古之良法未得施措於今豈不可惜也哉以至律令之或增或刪錢幣之有輕有重隨時異規廢行無常則臣不欲覼縷於今日也嗚呼歷觀前代得失可考伏願

殿下鑑于茲必反諸心臣伏讀　聖策自予以否德止挽回者歟臣圭復再三隕越于下臣伏覩　殿下以聖神之資纘盈成之業臨御廿載一念圖治凡諸政令悉遵成憲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是宜治化克成丕應徯志綱維法度洗然一新而夫何逾時引月疏舉而姑取其大者言之赤子顛連恒產不贍疾痛嗷咻不奠攸居是何保民之失道耶軍簿疎虞闕額未補鍊習擊刺或至廢閣是何軍政之不修耶豪右武斷反藉度田之令則正界之道歸虛文矣遊手冒濫不有號牌之法則檢丁之意無所施矣蕩滌逋租所以恤窮民也而未蒙實惠鑄除大同出於行寬政

也而輒害經費至於刑不留獄大易之訓而今則有積滯之嘆而冤訴莫伸矣以公滅私周官所論而今則有私勝之弊而躁競成風矣由是而文武之恬嬉極矣紀綱之墮壞甚矣百事叢脞無一可恃嗚呼以臣觀於今日大猷之治雍熙之化固不可望而其不至於危亡之患者亦幸耳宜　殿下怵惕惟厲不弛宵旰下詢褐衣之士思聞一得之說也臣未知法久弊生不得改紀之要而然耶抑不敢知世降叔季人心日偷有不可挽回而然耶臣誠愚昧不識其說雖然竊嘗聞之宋臣葉夢得陳戒其君曰帝王爲治大小不同然必自治其心者始國勢安危法度利害治之大者也若不先治其心則施諸事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況求其功乎以此觀之今日之弊端滋蔓至於此極者竊恐　殿下之心或有所未正也臣請干冒鈇鉞盡言無諱惟　聖明裁其罪臣竊瞻　殿下聖質甚高而心德未純明制定度之意未嘗不諄然而偷安逸樂或有時而尼之奮發激厲之志未嘗不赫然而頹墮悠泛或有時而奪之是以嘗欲改絃易轍矣而未能堅持此心確然若金石之無變也嘗欲革弊施政矣而未能充擴此心沛然若源泉之日達

也　殿下之心既如是未純則無惑乎八者之奘紛然相仍以累我　聖明之治也嗚呼今之進言者孰不以祛奘政就便宜爲今日治亂之幾而臣獨以正心爲言者誠以爲治之道莫大乎知本也本之不治而徒區區於事爲之末則其何以合一時之便宜而歸之正乎伏願　殿下繼自今操存涵養克懋心德不以身享逸樂而忘吾民之困也不以世襲泰寧而忽王綱之弛也常使此心周流貫徹無或有壅閼淬厲振刷無或有怠沮以之而發政施仁推廣實惠策厲羣工修舉廢墜則鴻澤旁流而斟酌不竭憲章大明而持循不失黎元洋洋人各得所綱紀秩秩事皆得序而治道之郅隆可以光　祖宗而追帝王矣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止悉著于篇臣圭復再三隕越于下臣既以狂瞽之說勉　殿下以正心而極言其效矣然而心之克正實由於學夫帝王之學與治道相表裏必須學有根柢不流於口耳然後方可以立天下之大本而措天下之大業矣　殿下之於學問其所以勤勤孜孜日新又新者固已卓冠前古矣然臣之愚意以爲今日百度俱紊積漸至此者竊恐我　殿下典學之功未臻其

極而然也昔宋臣朱熹之入對也或有要於路者曰格致誠正之說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對曰生平所學在此敢有回互以欺吾君乎草野愚臣何敢望熹而適忝計偕來奉 殿對不敢妄飾他說以進焉惟 殿下勿以爲迂而棄之則其於因時便宜之道或不無小補也臣謹對

耆老所題名錄凡例十二則

一舊錄首書 太祖徽號次書諸臣名想以 御帖見佚於兵亂故而今既別有 兩朝御帖以 聖祖徽號並書於諸臣之列尤似未安故不敢錄

一舊錄先書職次書姓名其下雙書字與年甲又書號書享年書謚書本貫而其首書職銜者想從初入時職而亦有未盡然者號與謚則與字年本貫之人人皆有者有異或書或否殊涉駁亦近繁文故一例不書書職銜於名下以官至書之蓋初入時職久遠者有難盡知卒官之至於某職尤不可不書故耳今先書姓名雙書字與年甲其下又雙書本貫卒官其下大書享年者錄當以年壽爲重故也入社人子孫之繼入者舊錄註於名下而外裔枝派亦或并書今只書同宗子孫以避其繁而不書本貫蓋既書

同宗子孫則其本貫自可推知故耳賜几杖致仕乃是特恩故舊錄書之今亦從之科名錄於紙頭而或書某年科或只書某朝科其例不一今皆一例書年

一舊錄中權僖權仲和金士衡趙浚李茂未享七十而想是未定制前入社者故仍而不刪

一入錄者當以入社先後爲次第而舊錄既未能盡然其中尤爲乖謬者以 成宗朝相臣李克培書於 太宗朝相臣李茂之上任由謙卽 中宗朝卿宰而連書於 世宗朝相臣許稠之下又以 世宗朝相臣柳寬書於 明宗朝相臣李芑之下今皆考正但其入社次第久遠者有難盡知茲依徐相所記以生年爲次而其中明知入社次第者不拘年齒 宣祖朝以後則其次第槩可知之故從入社先後其中未詳者從年齒 (久遠者某朝入社難知故不錄自宣祖朝始註)

一徐相附錄中所記應入而見漏者並皆入錄而書補字於下見遺於徐相而今始入錄者書再補字以別之俞相泓名載舊錄而徐相以壬辰後者所廢隳俞相卒於未復前削之鄙意則不然想其時官關官司盡入灰燼干戈搶攘無暇改作亦無取樂之典而

慫置之耳非欲永廢　聖祖特設之盛典也俞相年既至而職且準則其入社分明安可削去乎茲因舊錄還書且其附錄所載相臣中黃憲許頊罪削後年始滿七十未復官而卒俱不得入社諸宰中尹祥官不過提學李季甸享年五十六李崇元享年六十四皆著於家乘及碑誌其不入社明甚故並不錄

一舊錄中盧禛吳祥鄭崑壽金睟崔恒以年未七十爲徐相所拔去而錄中尹毅中李俊民俱享年六十七李友直享年六十二亦當一體見拔故拔去李俊民舊錄注以因朝命六十四入社云而今考沈聽天所記者社同僚及後來追入之人並無李公名意者一時特命參宴如上崔恒諸人而非真入社者也

一舊錄載黃芝川廷彧名而黃公六十後罹禍網年過七十終未得復官而卒事載其碑狀及他人文字者甚多此爲誤錄無疑故今拔去其他卿宰之年至六閔熙年七十四吳始復年八十柳命天年七十三金德遠鄭維岳俱年七十一而以被謫削官不得入李左相墐憂服中年滿七十未闋制而卒故亦不得入社諸人不知此曲折恐後人不論只欲添錄茲不得不記

一金權閔仁伯李慶涵三公光海時陞資憲入社至

仁祖癸亥降資出社其後閔公復陞資入社而金公
已卒於光海時李公亦不復入然既已入社則固社
中所謂先生也似不可以後來出社而拔去故補入
註其事於下

一李陌據其墓文官至嘉善同敦寧而名在錄中職
銜書以知中樞祖宗朝從二品久次稱屈者例除
守知樞豈此亦如是之類耶抑正卿無入者拔例入
社耶有未可知 宣祖朝睦詹申湛亦以從二品入
厥後 顯宗朝者所堂上乏人逕臣援例陳白以前
參判趙壽益不佞曾叔祖留守公別單抄入啓下蓋
變例也徐相錄謂在乙卯而今考留
守公手錄實在甲寅七月矣

一爲守知樞者生而贈官三代卒而賜謚視正二品
無少間其入者社分明故今以守知樞三人補入

一祖宗朝文宰生卒不能知者多其中亦必有年
至之人此則只俟後來諸公之隨聞補入 錄中人間有字及生
年享壽未能詳知不得塡書者此亦惟在後人之追補

一舊錄卷首錄者社六十七公所撰序記末書徐相附
錄而舊錄既不毀去並留傳遠可以考故不爲疊
書於此覽者詳之

祭式

時祭餅一器米無過二斗飯羹麵清脯醢醬菜熟菜沉菜
生菜醋醬並同例儀而脯則只用佐飯醢則只用常
醢勿疊設折肉食醢湯無過三器炙用肉二串魚一
串雉雞中一串吾家一不爲每獻別器只於原器添炙今宜遵用果無過三器
造果平排一器先世遺戒勿用油蜜果故宗家只用平排法今宜遵之而若無黍果則中
桂散子細果中隨宜用之生魚肉各一器正果看南不必用各色正果
及醍醐湯煎藥等物若得之則別薦無妨忌祭墓祭並同而正朝端午正
值大寒大暑上山行祭多有凍傷腐敗之患亦不無
雪霖妨碍之端此兩節祀則只可於家廟行之翌日
參只設實果折肉食醢各一器無醢則以菜俗節如元日

湯餅上元藥飯三三松餅流頭水團七夕霜花重九
菊煎冬至豆粥之類從俗薦之且設實果湯炙二串折
肉食醢各一器家供甚無意義勿受若以不得展誠
爲歉則許令以某物助奠
吾家以兩世宰相祭位亦不多故儀物自不免豐
腆而吾末年鄉居之後事力不逮多稱貸備辦不
但於心不能恢責償之際羞辱亦多以祭先之物
致此辭說及成貽累先靈尤覺怵然不安今後不
可視我時爲例茲考擊蒙要訣及仙源澤堂家祭
儀且倣黃判書欽氏所定行參酌損益作爲祭式

吾子孫須一依此行之無或爲俗習所撓奪可矣

祭者交於神明者也詩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古人之意於此可見是知祭先之道蠲潔爲孝儀物末也以此存心則吾所定比近世俗例雖似單薄若其精簡之意顧有所勝之者矣

遺識

余人品庸下無可傳示於後世文字短拙尤爲見嗤於時眼而見子生時猶謂出自其父妄加愛護勤勤收葺間多自寫成帙者今不忍遺墨之并就泯滅仍爲藏留且念吾死之後爲吾子孫者尤宜諳悉其五

十年出處言論之大致故一併畀諸家人俾授爲亡子後者總目在下

漫誥六卷古律詩三千二百餘首章疏錄四卷疏劄四百餘首啓議狀牒等錄二卷啓辭收議呈辭供狀一百四十餘首應製錄一卷大小代撰文字七十餘首金石錄八卷碑碣誌表狀一百八十餘首壹惠錄一卷謚狀十四首述德錄一卷先考妣狀表年譜四首志過錄一卷自誌自銘紀年附亡室狀誌七首雜述錄二卷散文七十餘首竿牘錄一卷尺牘一百二十首餘贅錄一卷投荒時歸田時雜識堂后日記二

卷甲戌乙亥假注書時丙丁日錄三卷丙子丁丑翰
林時史草簪筆錄四卷丙子丁丑戊寅翰林時筵說
燕行日錄三卷庚子壬子再赴時西遷日錄二卷謫
雲山時日錄私考二卷自生年至末終
吾死後勿求挽勿立碑事既已言及於亡子且草祭
式使亡子書之今載雜述錄下卷矣吾所撰自誌自
銘在志過錄中此兩文與亡子墓表宜先刻埋而亡
子床石望柱尤不可遲緩也亡子墓表在金石錄續
編第四卷矣吾兩室誌文及亡子誌文吾生時既已
燔埋今無可論矣